

任主根鈍

鈍
根
鈇

花之會社

卷一第

期八十第



1924.

行發司公書圖陸大海上

寶

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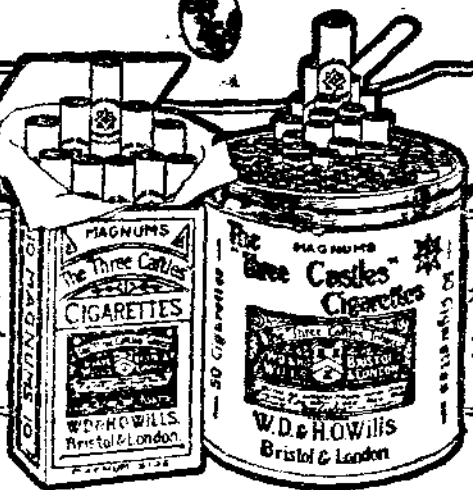
會

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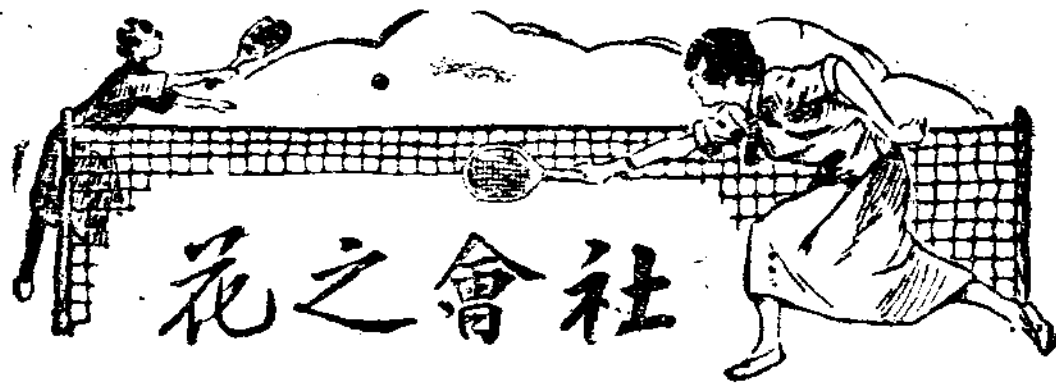
非寶之社所上
 欺者至會謂珍

視人香台
 為威烟炮大



大炮台





花之會社

.....(錄日期八十第卷一第).....

金少梅與高玉仙之時裝小影

女伶張文豔之便裝

西湖小鳥

女伶喜彩鳳之時裝小影

雙飛記

軟與硬

京師異聞錄

恩仇

春場顧曲記

世界末日

田鳴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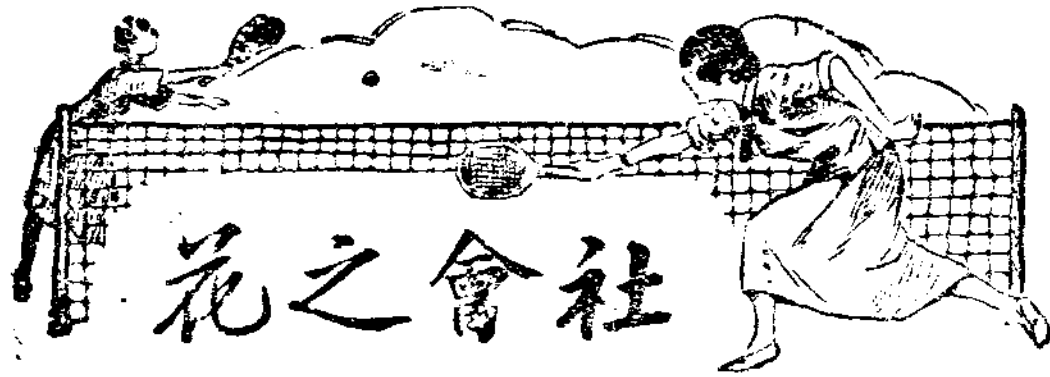
陳克明

稚芝

陳和曾女士

萱照

王懷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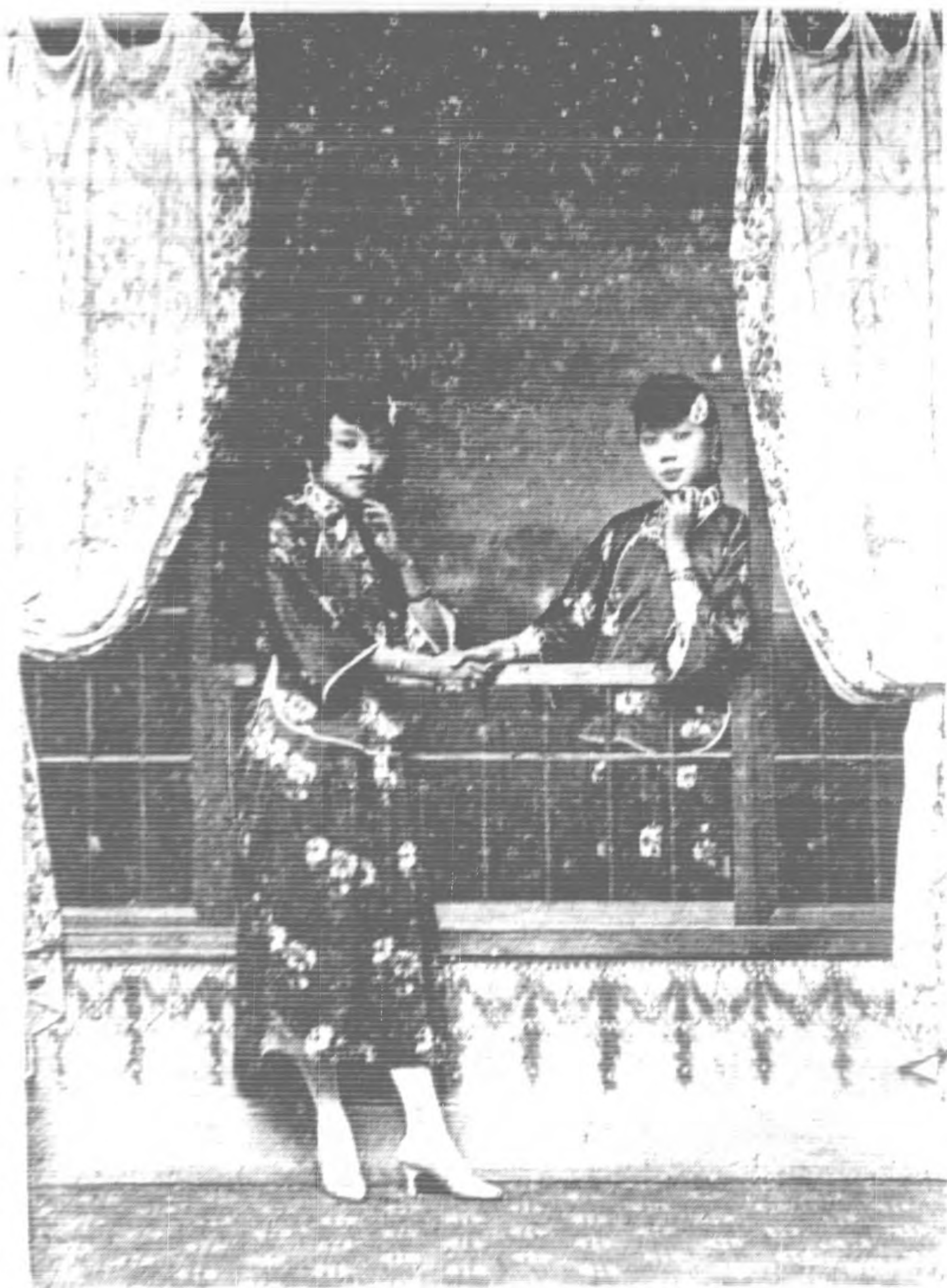


花之會社

.....(錄日期八十第卷一第).....

慕捐的一幕.....	郭用和
一笑錄.....	陳筆光
一個服中娶的新婦.....	長風
新唐詩.....	陳克明
瓊雲婚束.....	憶曉樓主人
白吃大王.....	笑儂
學校偵探案之一.....	國愛葵
題社會之花.....	王瘦郎
風流罪人.....	映濤女士
社會趣聞.....	卿須輯

影小裝時之仙玉高與梅少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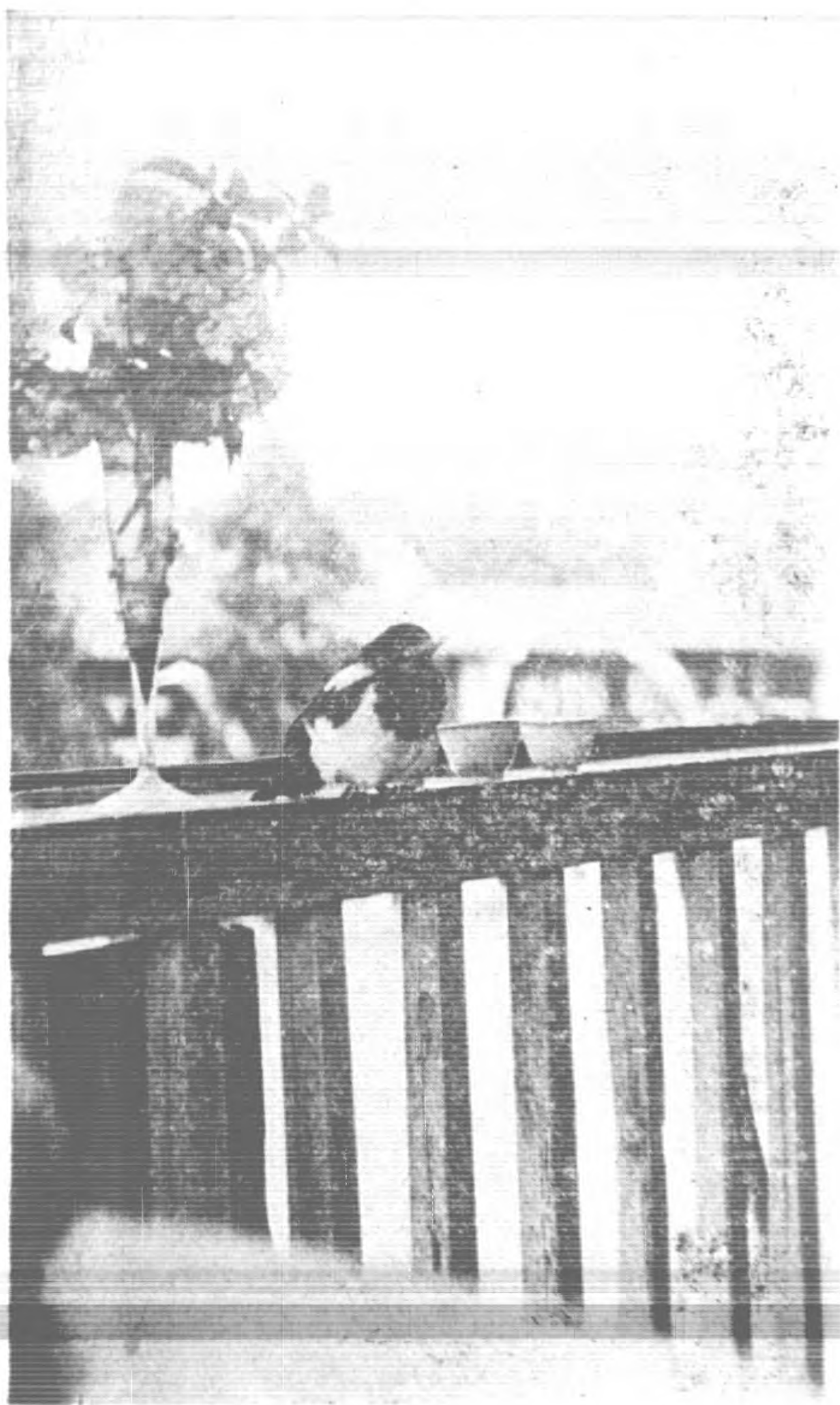
贈攝館相照心心

女伶張文艷之便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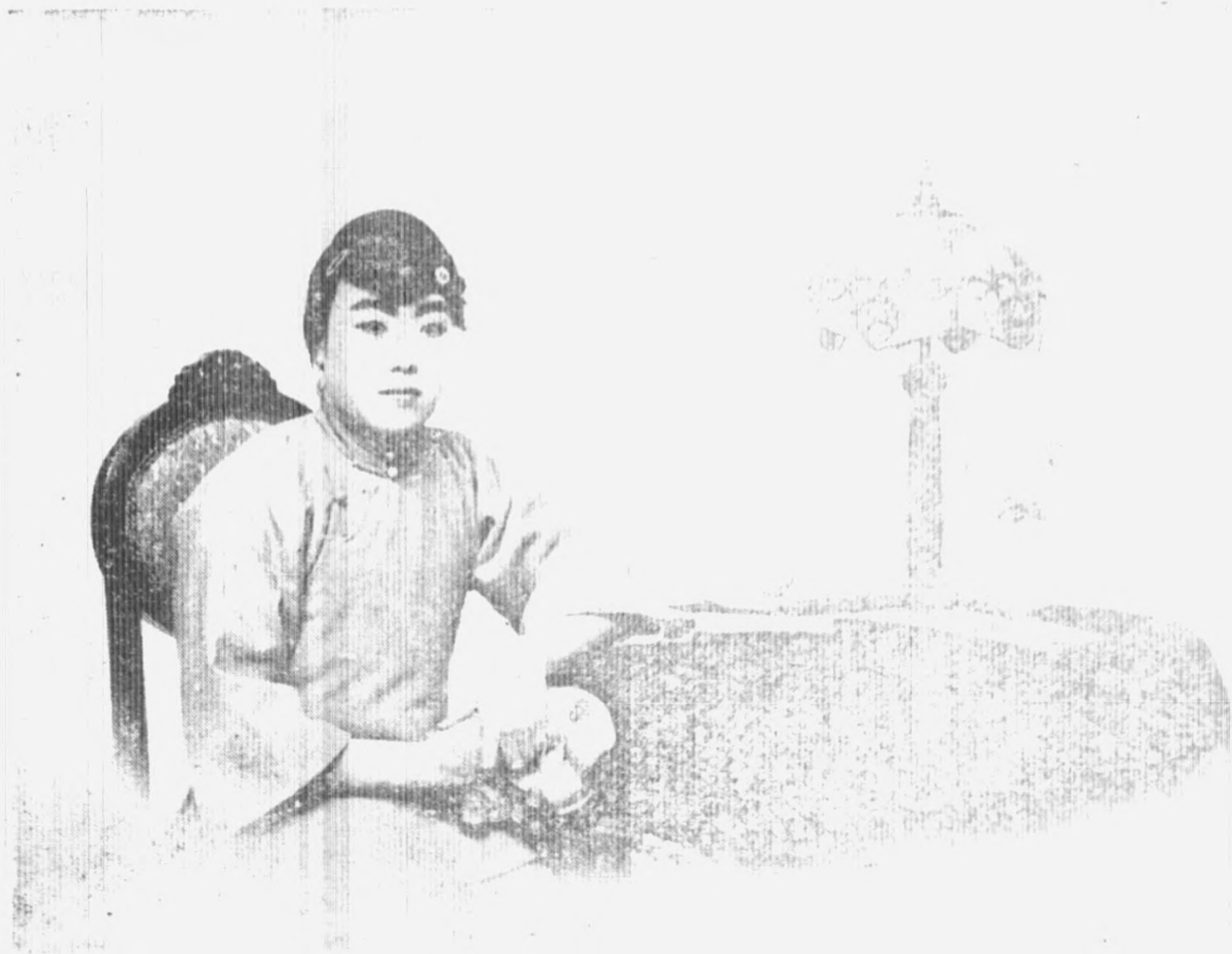
心心照相館攝贈

西湖小鳥慕丁悚攝影術之精妙特煩拍一玉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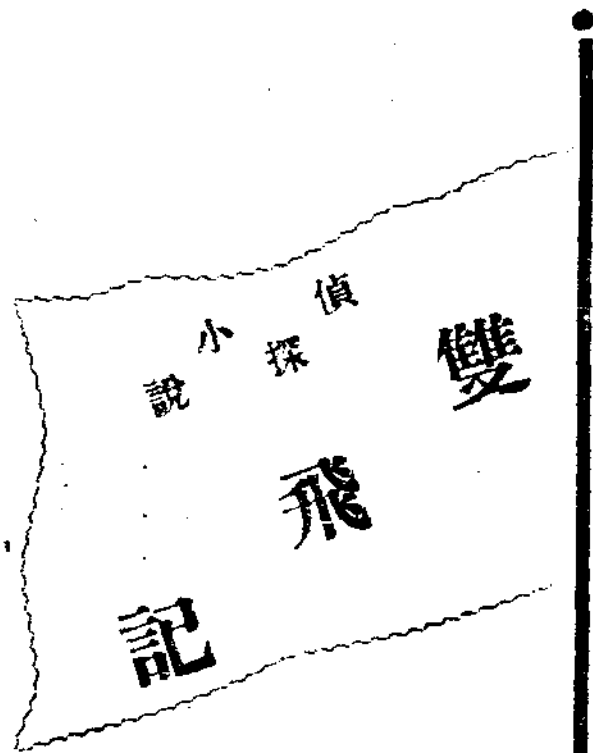


丁慕琴君贈

女伶喜彩鳳之時裝小影



心心照相館攝贈



維廉洛壽著
田鳴皋譯

巴黎從此騷動矣。加爾達維國王約翰之駕崩也。彼以多事之國而復有第三者出而謀爭九五。凡諸警耗。一一自遠東傳入此昇平歌舞之樂境。然其初各國猶以爲此不過加國之內政耳。故注意之者甚鮮。

是時迭克孟登。方蟄居家中。如老驥伏櫪。神志頹然。彼自俄寶之役與航空之役以來。體質已漸次復原。於是復躍躍思動矣。然方寸圖維。究何事可爲者。茫茫衆生。無日非循刻板式之生活而處世。此非迭克

所願。蓋自巨戰一起。多數熱烈少年。俱爲所興奮而思有以自效。迭克者。亦其中之一。不甯惟是。且其對鳳菡之情愫。方縈繞於方寸中。無時或已。鳳菡者。一妙齡女郎。父英而母法。馳驅前敵。殊爲勇敢。故迭克時於戰場中遇之。伊出身大家。而起居繁華。迭克雖知芳心中固未嘗無孟登其人。但依自己現狀而論。設鳳菡而下嬪者。不無於女郎之身分上。略有所損。然此事雖令迭克鬱悒不歡。固未嘗以此而短氣也。彼有一甫竣工之飛機。命名曰麻霍。一度試驗。竟得良美之結果。所謂麻霍者。一飛機而兼摩托車者也。其翼可摺而藏之。卽爲摩托車。是機物質之堅實。速度之雄偉。俱足鉤動其好勝之心。於是久蟄之迭克。

乃愈躍躍欲試矣。

迭克自上次與鳳菡及其弟求爾斯共同探險後。數月以來。音書殊鮮。僅於短札中。獲悉玉人無恙。且得一航空執照。於空中謀生活而已。此外並無片言。故殊爲鬱鬱。孰知鳳菡者。用心亦正與之相同。繫念迭克不能或忘。此則非迭克之所能夢見也。實則彼二人者。一爲貧乏所噤。而羞於啓齒。一則以身分所在。亦不敢顯然示愛而已。

一日。迭克得電。來自鳳菡曰。「能來巴黎否。事甚急。」迭克讀竟。甚異之。卽束裝就道。而翌日之晚。迭克已與鳳菡及其弟求爾斯。相會於該度拿之小逆旅中矣。略一寒暄。鳳菡卽入正文曰。迭克。吾人前次之

役。乃。獲。勝。利。爾。今。能。復。從。事。於。較。前。更。有。興。而。更。險。之。事。乎。抑。汝。僅。願。以。電。氣。爲。業。而。老。死。拿。福。克。村。中。耶。

迭克繼聲笑曰。質言之。治電業。探險事。二者爲余所兼嗜。惟事及謀殺者。則請毋以惠余。

鳳蒨答曰。余但願事不至此。然私計爾之手鎗。或所需也。今余先以事因章告汝。英人奉未嘗留意於他國之政潮。而汝僻居拿福克村中。彼加爾達維國中事。尤非爾所知矣。

迭克曰。余閱報。悉其王約翰已崩。但余策其事。固無關於吾國也。

鳳蒨笑曰。子固不出余之所料。實則此事所關匪細。

在理王子密倫哥。宜安然登大寶。然其行不當。失國人歡。於是有強有力之第三者出。謂先王之襲位。乃非法。蓋老王巴列司。以飲彈而崩。約翰乃得羣衆推戴而繼之。此事汝或知之。今也在法。密倫哥之繼統。名正言順。然有密却爾親王者。出而爭位。親王之先人。乃老王巴列司祖父之弟。當約翰被立時。彼年未成。且人心俱歸約翰。故無能爲力。今則事非昔比。其力足使全國騷動。蓋背景有人矣。鳳蒨語至此。略止。少選續曰。現吾人已深信德人左袒密却爾。然其計甚工。吾人力求其鉄證。而不得。苟有證者。英法美諸國皆將出而干預。必不使彼爲德人之傀儡者。承大統也。然密却爾親王。若能出之以正道。得人民之

擁戴。則列國亦雅不願插身多事也。迭克聆至此。已覺興味勃然。亟攙言曰。余得其梗概矣。風蒞復續曰。今吾人所獲已夥。予與爾斯從事於茲事者數星期矣。吾二人曾訪其京曰蘭勤。爾雷特一切密策。皆發踪於彼。而德。國。外。交。部。之。有。名。人。物。曰。鮑。斯。克。曰。霍。斯。脫。者。皆。喬。裝。化。名。潛。居。其。京。吾。人。已。偵。得。今。有。一。正。式。條。約。方。在。進。行。中。也。然。兩。方。猶。未。敢。互。推。心。腹。各。需。一。密。件。以。資。安。全。蓋。若。一。方。而。背。盟。洩。秘。者。則。他。方。將。受。重。大。之。損。失。故。必。欲。各。得。一。對。方。之。密。件。以。自。保。而。此。等。密。件。今。日。或。已。草。就。吾。人。為。歐。洲。平。安。計。必。設。法。得。之。風。蒞。言。至。此。乃。徐。徐。曰。今。余。欲。君。同。赴。蘭。勤。爾。雷。特。以。得。之。耳。迭。克。略。一。沈。思。乃。曰。

予先有數問。請有以告我。爾因何而加入此舉。風蒞曰。是問固在吾意料中也。其理至簡。蓋余服役於法國密探部久矣。迭克復問曰。然則何以欲予之加入。風蒞色略變。徐徐曰。是問乃出我料。予之欲爾加入也。一以汝之為人。乃予所深悉。二以予將求助於君之麻霍。若汝而允我者。吾人可以汽車遊歷家為名。乘麻霍而往。但猶有進者。我人而能事事如意。則返時必匆促。中途且多追者。或阻碍者。蓋吾人乘麻霍機越德土而達加疆。雖衆目睽睽。要無注目於摩托車者。且我人宜先得其護照。以便逗留彼京。故吾人進以摩託。出以飛機。迭克微笑不答。風蒞續曰。但有一語。須謹誌之。即設我人而被疑者。十九死矣。屆時。

即法國之外交部亦無能爲力。若勝利則吾情可獲巨賞。固無待言。然一入密却爾手者則：鳳菡言至此微聳玉肩。欲竟其詞。迭克亟呼曰：善是甚佳。予願偕汝一行。我除子然一身外。世上無他掛慮矣。雖然我情當於何日啓程耶。鳳菡曰：以速爲妙。不悉麻霍應有所撰。搯否。迭克曰：否。余能於抵家後半小時內即可返此。鳳菡曰：然則汝明晨可乘飛機返家。復於明晚抵此。與予同行。至於一切文件。留之於予可也。數日後。迭克與鳳菡已化名爲維克多兄妹二人。喬裝遊歷家。定議駕麻霍車越德奧匈境。而赴加國。其護照由法密探部備妥。一切所需節目。俱繕就俾便通行。且迭克本嫻法語。故喬裝法人。尤爲所長。若非

在法國境內者。人無能窺破之矣。至於求爾斯。則仍留法境。以行其所定之事。

二人定議。先由寧託車取道斯德迦脫而抵薩子堡。復在該處略置燃料。乃由飛機越拉勤福脫而入加境。

時方暮秋。景色宜人。迭克換機而駛。中途略不停頓。不數日。此奇形之摩託車。已由薩子堡沿巨道前進。抵村間。地稍荒涼。人跡鮮。至於是麻霍乃由摩託車一化而爲飛機。冉冉與一鈞新月同時上升。夜色漸沈。飛行約越三百英里。迭克乃旋機響南而駛。復越數小時。曙光微熹。而麻霍亦下降於地。止於加國隣近之紐薩芷村中。是時飛機復一化而爲摩託車。兩

遊歷家乃入市少息。並進晨餐。已復駕車入加境。首途赴京。離城二十五里而止於一逆旅中。鳳菡曰。是處爲吾人與菲度約會之所。

晚餐甫進。暮色漸籠大地。戶外汽笛嗚嗚然。爲數凡三。鳳菡呼曰。菲度來矣。趣御爾車。迭克急奔後方停車處。不一時。麻霍已駛入通衢。迭克見有一遊歷之車。止於戶前。鳳菡方與一偉岸青年倚車而談。見迭克駛車來前。乃爲之介紹。是人卽菲度男爵也。

迭克久耳男爵有一奇異之發明。於是舉殊有裨益。故熟視之不稍瞬。而所謂男爵者。性緘默。雙手殊長。一望而知爲藝術家。且容貌和悅。雙目尤溫雅。可人意。鳳菡謂迭克曰。尾男爵車行。愈近愈佳。我人今擬

潛入加京。但宜使途人之得見麻霍者。以少爲上。二車徐徐前駛。聲息之微。幾無聞者。男爵時止其車。以覘左右。幸而略無事故。既而抵京畿矣。時已午夜。男爵乃引車出巨道而入羊腸。星爲燭。月爲燈。循道而行。達於村場古屋前。既下車。卽藏麻霍於屋後。相將入屋。戶旣闔。男爵乃操純粹之英語曰。迭克君。今汝可與鳳菡女士同往大陸旅社棲止。宿舍已購定。余之車。汝可得而用之。但若于街上遇余時。則宜僞爲不識者。以此間一切外人。皆被監視。甚嚴也。次晨。二人已相將自大陸旅社而出。閒步街頭。僞爲遊歷者。此處景物尙稱繁華。故迭克殊爲興奮。但亦知此行之險。乃徜徉街頭。駐足肆前。佯爲外人之來。

此觀察者。有時入肆購物。囑肆人送至旅社。但所購物固無些微之用。蓋此行特用以誌路徑而避人疑耳。

既而入排拉斯街。街爲是邑通衢。鳳蒞止於一珠寶肆前。不一時。二人卽潛入肆左巷內。既得其側戶。乃入之。緣梯而上。至第四層。鳳蒞止一室前。剝喙之戶。應聲闕。啓者爲菲度。既入。乃鍵之。鳳蒞問曰。菲度君。事若何矣。答曰。幸尙佳。今我已探悉其內幕之人。物與夫集會地點。汝來適當其時。予敢謂其條約將於今晚或明晚署定矣。蓋余已盡聞彼輩之密談也。迭克急問曰。君何得而聞之。菲度曰。女士所發明電話之力耳。女士曾語君否。鳳蒞聞言。桃霞微泛。瓠犀

輕展微笑曰。迭克。汝蓋未知予爲一具體而微之電學家也。汝不久卽可見予新發明之器具。然較之菲度君所發明者。不及多矣。

於是菲度詳告迭克以鳳蒞在加境內所成之事。約半時許。迭克聞言。殊驚鳳蒞思想之神妙。而菲度結語曰。密却爾之黨人。常集於麥斯的克之宅。麥斯的克者。京畿司令部軍士之首領也。彼懷異才。但好博致。終年負債。且每晚豪賭於瓊該俱樂部。其爲德人所羅致也。明甚。其寓所常年擾攘。無虛日。故匪徒得麇集于彼。而不啓人疑。然叛跡猶未昭著。加國政府尙不知叛黨之進行若何耳。

至于麥斯的克之爲人。頗得士心。輿論多歸之。但彼

不敢公然起事。意欲出之以公民大會。今方從事收拾人心。鄙意若歷時久者。其策必行。然無德國之鮑斯克與霍斯脫爲助。則亦終歸失敗。蓋經濟殊絀。而費錢方如江流之入大海也。

迭克呼曰。是役殊有味。今君擬若何。曰。善麥斯的克宅之貼對。有一舊屋。數年來俱用以爲棧。以實貨物。屋爲余密友之產。而余得恣用之。自其上層之窗窺之。則適見對方之小廳事。可一覽無餘。而此廳正黨人集議之所也。今晚吾人可集於此屋。但入前門。易招人疑。汝可獨自屋後窄道而來。有戶半爲藤屬所絡。狀如久閉不用者。是時余俟於戶內。以待子之叩關。

是晚迭克與鳳菴既畢餐。忽侍者入。謂有一黑髯丈夫。請於吸煙室相見。既至。則彼人足恭殊至。並向迭克鳳菴索護照。乃出之。俱如儀。而迭克亦無破綻處。但其人似尙不安。忽啓齒曰。先生之法語。乃如出自英人之口者。迭克幸已有備。卽答曰。然余蓋育於英國。而受讀於勒辯倍者也。卽吾國航空部僚佐。亦俱錫余以「英人」之雅號。詎此稽查員。乃若亦曾隸于航空隊者。絮絮語航空機械事不休。迭克與語。殊驚其人之謙。而多能。然自念處地殊險。蓋迭克此時心知此人乃麥斯的克麾下之將校。若非使愜意而歸者。則脫逃之機會鮮矣。其人復縱談他事。迭克並餉以佳釀。少選。似已深信迭克之所語。乃歡然握手而

退。

其人既去。迭克即獨上街頭。口含土著捲烟。蹣跚而行。狀頗整暇。但心目中無時不戚戚。左右顧。不久即覺人叢中有潛尾者。相去可五十碼。乃略作轉折。而其疑益驗。蓋自身確已被人監視矣。

迭克者。腦至敏捷。計此人非擯除之不可。乃略一思維。而計得矣。既而行經所云古屋之後。裙腰一道。曲徑修蛇。迭克行經其戶而默誌之。復前行不數武。即返身行。適與尾者相遘於戶前。迭克覩其人。大駭。蓋即日間盤詰之人也。

迭克知此時無庸僞飾矣。徑前語之曰。先生子何幸。而獲邀先生之廬注也。

其人傲然聳肩曰。敵京晚氣。殊不適於外人。吾儕自宜留心。及語未竟。迭克驀揮一拳。出其不意。運畢身之力。猛進而擊其額。其人乃頽然仆地。有如死犬。迭克迴身。款關戶。應聲啟。菲度出。乃相將曳其人入內。緊縛之。並紮其目。而實其口。既畢。迭克乃不禁鞅鞅念及鳳菡。不審亦已被踪耶。若然者。彼能免脫乎。然此時幸運之神。似方惠臨。蓋邏者雖於鳳菡未嘗無疑。然度一纖纖弱女。爲力亦無幾。故忽視之。既而鳳菡之叩戶聲作。復少須。而三人俱安然相會於屋中矣。

菲度乃導二人。自重疊之貨物堆中。尋道上樓。入一室。脊間有天窗。月光燦然射入。然爲光亦殊弱。少選。

一。如。豈。之。孤。燈。既。燃。迭。克。乃。環。顧。四。周。見。室。中。塵。埃。厚。積。如。經。年。廢。棄。者。且。滿。堆。貨。物。木。箱。布。篋。形。形。式。式。僅。臨。街。有。一。窗。而。木。板。掩。焉。上。有。細。孔。無。數。殆。以。入。光。然。此。時。亦。有。幕。蔽。之。既。而。迴。首。室。之。中。心。乃。見。一。巨。方。桌。上。置。一。器。狀。如。攝。影。機。而。殊。巨。其。鏡。口。面。窗。器。後。則。有。受。響。之。幔。距。此。機。後。不。數。尺。有。一。鼎。足。之。架。上。實。一。狀。如。活。動。照。相。器。之。具。其。鏡。口。之。穴。則。緊。對。前。機。之。受。影。幔。二。器。之。上。各。有。一。電。線。連。於。牆。間。之。託。架。上。總。之。是。二。器。爲。狀。至。奇。特。組。織。至。複。雜。不。特。此。也。桌。上。復。有。二。電。話。機。以。電。線。通。之。牆。隅。接。於。一。器。狀。如。留。音。機。菲。度。低。聲。曰。迭。克。君。今。余。將。以。一。切。新。建。設。之。器。具。示。君。鳳。節。女。士。則。已。知。之。是。時。

也。迭。克。睜。眸。良。久。驚。異。不。可。名。狀。菲。度。曰。汝。試。就。窗。間。小。穴。窺。之。汝。卽。得。見。對。方。之。牖。是。蓋。密。斯。的。克。宅。中。之。餐。室。也。雖。其。幃。幕。深。垂。然。其。室。之。有。燈。火。則。殊。顯。此。時。密。斯。的。克。與。其。黨。人。相。會。於。室。中。已。有。頃。似。方。待。霍。斯。脫。之。蒞。臨。也。迭。克。如。言。窺。之。信。然。男。爵。促。之。曰。趣。觀。攝。影。機。後。之。受。影。幔。且。言。且。按。一。電。紐。卽。聞。嗚。咽。之。聲。出。自。攝。影。機。聲。殊。柔。和。而。其。後。幔。上。乃。現。幢。幢。之。影。影。爲。一。室。室。中。有。十。二。人。環。長。桌。而。坐。光。線。合。度。栩栩。若。真。踞。首。位。者。爲。一。趙。趙。武。夫。迭。克。一。見。卽。識。之。爲。密。斯。的。克。其。像。固。常。得。自。報。章。中。見。之。也。嗚。呼。此。時。對。屋。之。室。中。一。舉。一。動。已。爲。此。奇。特。之。機。器。所。攝。取。而。洞。燭。無。餘。矣。

男爵復就影中之人一名之曰此鮑斯克也此霍斯脫也此國會反對黨之首領菲德范副將也此二人乃猶太之理財專家也其餘諸子或隸加國之政府或隸其軍務部而此時迭克乃驚愕莫審所謂舌橋而不能下囁嚅問曰此卽所謂對街屋中之室乎菲度微笑曰然迭克愕然曰吾屋之窗未啓彼窗之幕深垂君何由而得此也

菲度曰是乃一種電光之力予於實驗中無意得之是光也能透木質纖維質而過之質言之除金屬與石質外無不能透而過之是亦卽吾人今日之所以僅能窺對方室中一隅之故是光除兩方玻璃窗外被一切磚牆所阻不克入射若彼輩而得悉吾人之計

者移座室之中心則吾人難遂所求矣迭克曰神哉技也

菲度續曰是光導自二金屬之莖穿機中之械越其經軸而過機中之組織予此時亦不克縷述總之物之爲是二莖所指者俱爲是光所返射而映於幕上是幕蓋先已鍍以光所用之鉬硫酸影既入幕復以活動照相機置其後而攝成影片於是鉄證得矣菲度語至此略止既而忽曰吾人可發軔矣請以電話具上之受話器置爾耳畔鳳荷女士則請司攝影之任

迭克乃以受話器就耳聞語聲殊清晰歷歷如方對語聲出密斯的克蓋幕中其人方起立而發言其所

語固非迭克所諗。然菲度聞之色殊奮發。乃按手電紐。啓吸音機之關。而鳳茵所司攝影機之轉軸亦碌碌動矣。

不須與菲度歡呼曰。祕件出矣。迭克自幕上見密斯的。克自囊中徐徐出文件一巨。裏啓而展之。案上鮑斯克亦如之。鮑斯克旋起立發言。殊簡捷。卽見此二文件已傳觀。案次在坐諸子各署名其上。蓋密約訂定矣。然一切陰謀所行所語俱爲鳳茵所攝。而鉄證告成矣。

菲度曰。孟登君。吾人今已愈所欲。惟密斯的克手中之密件。爲德國首相及鮑斯克與霍斯脫所曾署名者。猶未入吾人掌握。此事不得不責之於君矣。蓋余

尙須留此以圖後事。故不欲被人窺破。君悉吾意乎。迭克曰。然汝之所成奇偉極矣。但電話機之構亦請有以語我。

菲度曰。是特女士所發明耳。有電接於對屋之電話機。導之以密轍。而達於此。其關一啓。則對室之聲息皆一一傳入此室。是舉也。吾伺密斯的克外出時。而造訪之僕者。囑少待。予得間掩入其廳。獲接之。適其屋原有所達總接線房之線。徑吾人之屋。故卽藉之以傳電。爲事殊便。然撤去之亦易。甚祇一舉手扯之。卽毀。吾人此舉既畢。將無復用之。故余卽將毀之以滅跡。

既而幕中之人各散。室中僅遺密斯的克一人。手握

密約意氣殊得方慶大勳之將集已乃行近壁間爐
畔去所懸畫壁上現一小門啓之而藏密約於其中
改畢復闔之而懸畫其上

迭克曰狡者是人彼意人無知者孰知吾人乃已洞
燭其隱然得之之法維何

風韻久未啓齒至此乃曰吾人可縱火其屋乘慌亂
中盜其密約汝可任此矣

菲度曰是策良佳且行之亦易余有煤油夥而其屋
之底層有一窗僅以鉛皮蔽之破之甚易且不致被
聞迭克曰善余能任之

菲度曰事諧矣今予與女士同趣汝之麻霍攝擋一
切以待子來俾可事竣即得出發影片音片悉在是

茲二物須善視之爲價乃無量也

菲度乃以煤油一罐遍灑室中曰是屋亦須於今晚
燬去之明晨巡者必悉此事而來搜檢然余不克於
此時攜各種機件他去故以燬之爲佳且言且引一
繩下樓爇一火柴燃之三人乃互議何以處頃所捕
縛之人菲度曰半小時後此屋成墟矣然予不忍遽
戕其生乃相將曳之出屋遺之曲徑僻處菲度曰火
起後即有人爲之解縛矣

孰知此舉乃失當後幾因之而債事也

既出菲度與風韻同赴麻霍而迭克則疾步力趨密
斯的克之屋時已夜午街中闐然無人迭克乃得夷
然覺其鉛蔽之窗既得乃力闢之幸無聲息即以煤

油注入。一燃就之火柴繼之。俄頃而人聲鼎沸。煙四佈。密斯的克之宅遭火矣。

迭克於慌亂中掩入屋內。徑赴其廳。入則密斯的克方自壁間隱處出其密約。一迴身間。二人四目閃閃相對射矣。

密斯的克雖爲一猥瑣小人。然殊勇狠。見狀立插手袋中。出一手鎗。撥機而發。孰知一髮千鈞之際。迭克已伸手囊中。不及出鎗。隔袋而射。砰然一聲。彈洞密斯的克之懷中。其心乃立僵於地。而此叛黨之首領已隨鎗聲而長逝。綜此鎗之發。僅先彼一秒鐘。亦云險矣。

不須與迭克已藏密約於囊。隨衆喧呼於市。轉瞬間。

對方之舊屋亦吐火矣。於是人聲愈嘈雜無序。迭克乘間突圍而出。力趨麻霍。則風苗已待於座中。迭克乃一躍入座。菲度授以實彈之來福鎗。一柄曰。是爲十響之鎗。彈能炸裂。語畢。匆匆握手而麻霍已騰躍飛馳去矣。

孰知天公不佑。月光皎潔。有如白晝。迭克俟車行十餘里。始敢夷然呼吸。語風苗曰。吾人可無恙矣。今宜覓一地以上升。語甫出。唇卽聞汽笛鳴。自後而來。蓋彼等所遺被縛之人。於三人去後。卽遇救其人。乃忿怒欲狂。部署諸事俱出。以奇速立發。邏者三隊。駕摩託車分三道前偵。而是三道者。乃出京必由之路也。

迭克悉來者之車。志在必得。乃迴首重廂於月下。見來福鎗橫臥身旁。幡然大悟。

既而車抵斜坡之脊。再下須經轉側而漸坦。迭克乃命鳳菡振機止車。拈鎗於手。私慶菲度之預見。就隱處飛身躍入道旁修草中。既而追車在望矣。迭克乃換鎗命中。然第一發殊弱。僅落於來者車旁草地上。第二發乃奇效。來車應聲而傾斜入道。左顛覆於地。蓋子彈已中其發輪機矣。

迭克乃返身向車直馳而回。以爲一波平矣。孰知來車雖小。遭創傷其中。邏者固未嘗受傷也。俱自車中躍出。奮力追來。而彈雨亦隨之而起。迭克既上車。乃飽使機力向前而駛。既而又上一斜坡。是時皓月當

空。光明洞澈。追者命中。殊易麻霍。遂成衆彈之的矣。既而一彈飛來。洞窗幔。鳳菡之帽亦爲一彈掠去。幸俱無恙。二人私計。更數分鐘。可離危境矣。然第二次彈雨復來。迭克猛覺肩頭被中。後此鎗聲遂杳。

是時麻霍已非追者鎗力所能及。鳳菡縱機力之所。能飛駛而去。既而康莊已盡入一小林。麻霍於是又得化爲飛機矣。鳳菡此時置危境於不顧。勉力爲迭克紮縛肩傷。幸未中骨。然流血甚多。迭克猶能忍痛助。鳳菡裝置飛機一切就緒。乃匍匐入座。昏然而瞑。既而甦醒。張目見已破曉。麻霍徐徐而飛。俯視則大霧迷漫如張重綃。是時鳳菡手按機鍵。俯首問迭克。覺少舒否。曰然。第微苦顛簸耳。今抵何處矣。曰揆之

速度吾人當可至斯克泰拉湖上然大霧漫江不克
迫視余意或尙未遠離加境也迭克曰飛行幾時矣
曰約二小時其速度則爲每小時七十英里也

迭克乃略飲勃蘭地以振精神既而下指曰是斯克
泰拉湖也二人俯視則見一片狹長水光有如銀箔
是時飛機高升可一萬尺冉冉而駛首途亞得里亞
海越之以達意國海岸鳳菡乃取無線電話機於耳
不一時歡呼曰得之矣彼進行善也其覆爲「一切
平安」答電者爲求爾斯彼駛小汽艇往來巡邏於
加羅地角可三日矣蓋當飛機越亞得里亞海時苟
出遭事者求爾斯可立時赴援也既得鳳菡電話乃
力駛汽艇往迎之

時飛機中鳳菡忽驚呼曰迭克燃料垂盡矣第四桶
已告罄而第五第六兩桶祇足供七十英里之用奈
何蓋彼等所儲第四桶之燃料已於被追時爲彈所
中乃汨汨而漏二人初不知之是時則涓滴無餘矣
飛行有頃鳳菡曰爲程僅十英里矣吾儕幸飛行甚
高可於下降時斜駛三英里不致顛墜也

俄而一縷清煙起自海天交際相距可六七英里是
蓋求爾斯燃炮之信號也
時燃料告罄機葉格格而震爲狀殊險鳳菡忽歡然
而呼下指海面一星黑點知求爾斯接應來矣俄而
烽煙又起自小艇迭克呼曰彼見吾人矣鳳菡振機
使斜飛機乃如臥鷹攫食電掣而墜擊浪成巨聲求

爾斯之汽艇。適剪浪而來。急援二人。登小艇。乃克無恙。加國之王。亦隨之。而得安。如泰山。至於克建大勳之麻霍。竟永沉亞得里亞海底。與波臣爲伍。然使求爾斯而遲數分鐘來者。則二人亦無倖矣。

是役既畢。影音二片之鐵據。俱公之於世。列國譁然而起。羣阻德人陰謀。而加國叛黨。亦因主要人物。密斯的克已死。遂無能爲。於是一場驚天動地之革命。卒如烟消雲散。所結合者。惟迭克與鳳苗之婚姻耳。

(軟)與(硬)

陳克明

與其假心說軟話。何如真心說硬話。

心腸當軟時要軟。嘴巴當硬時要硬。

甯使硬而窮。不可軟而富。

不要逢硬不逢軟。不要逢軟不逢硬。

凡是真理之所在。當軟則軟。當硬則硬。

嘴硬不如手硬。耳軟不如心軟。

心硬不可不如理硬。

富人不必越富越軟。窮人應當越窮越硬。

鈍根啓事

日前偶撻暑疾。頭目昏沈。不能精心結
撰。敢懇讀者諸君。容于下期開始長篇
小說。惶恐惶恐。

京師異聞錄

芝 稚

無奇不有之家庭。夏某湖北人。現充某部科長。兼某專門學校校長。伊有一女。年十八歲。去年經部中同僚某某二君作媒。許字與某部文書科長宗某之第二子爲妻。今年三月過門。夏女到宗家後。第一晚不見新郎之面。第二晚新郎甫入。卽出。若有所畏者。然第三晚新郎纔來。卽有宗科長之妾（現已扶正）闖入新房。將新郎一手抓出。拖入伊房。同床睡下。並叫新娘子到房伺候。新娘子含羞大哭不止。自此半月。絕不許新郎與新娘見面。仍是母子同房。而睡。至四月初七日。宗宅約夏宅內眷會親。夏母本擬不來。嗣因夏女一再託人打電話。非請伊母來不可。夏太太遂來宗宅。夏女乘無人時。向其母哭訴始末。謂至今未與伊夫同床。夏初不肯信。細詢伴娘。始知是實。時宗宅男女賓客滿堂。夏卽携其女至客廳。和盤托出。大罵王八……婊子……無人道。不止。並

卽帶女出門不爲宗宅媳婦宗科長跪地泣求親家母息怒夏太太罵老王八不要臉沒有你說話地方各親戚無法解勸只得聽夏氏母女憤憤而去惟夏女回家後因所適非人埋怨父母大哭不食夏某夫婦主張離婚而女又不願意既而夏太太逢人便說鬧得各處皆知宗科長無奈挽出媒人調停並在部中發散油印傳單剖白此事謂係伊子怕見女色不肯入房云旋又請媒人提出調停條件謂可由宗宅再備彩輿迎夏小姐重到宗宅結婚但須由夏某登報聲明一夏某因伊女不願離婚只好遷就宗宅條件承認登報聲明由宗宅擬稿送各報登載然夏宅之報雖已登出多日而宗宅仍不履行再備彩輿重行迎娶之條件於是夏宅又將廣告撤回另登一段告白宗科長現年五十九歲其姨太太年方三十一歲長子二十二歲次子二十歲（卽新郎）三子十八歲均前妻所出輪流值宿者已非一日云云 附錄夏宅兩廣告

夏維松啓事

夏歷四月初七日內子應宗府東請會親因向來性情粗暴不意臨時觸發以致言語無狀迹近誣

篋。並因一時氣憤。在外宣言。絕非事實。特此聲明。登報道歉。

夏維松啓

湖北夏宅敬告全國諸位伯叔弟兄姊妹

嗚呼。夏門不幸。擇親未加妥慎。竟遭剝床之痛。不得不爲全國諸位伯叔弟兄姊妹告者。宗宅本年夏歷四月初七以前事。經氏將事實當衆宣布後。卽將小女帶回。以便依法正當解決。都中大街小巷。無人不知。無須覆贅。忽於本月二十三日。宗宅次子宗維允。率同胞弟宗維亮。及韓耀三。姜少峯。來舍向氏一再懇求。維允願痛改前非。措辭之恭。迥異尋常。並哀告吾夫恆青。謂如不登報爲之洗刷。宗氏父子顏面何存。生命有關矣。吾夫惻然心動。爲息事甯人計。願歸於好。當卽雙方擬妥條件。夏宅登報道歉。爲之洗刷。宗宅定於月之二十八日。由宗維允。隨同媒人。駕車來迎小女回去。氏以爲宗宅在官場供職有年。非市井小人。反覆無常。毫無信用者可比。吾夫遵約登報道歉。並於夏歷四月二十八日。恭候宗宅實行條件。不意鶴候終日。車影杳然。殊不可解。始悟二十三日。宗維允之僞飾欺詐。並無改過之心。專以施其陰狠手段。誑人洗刷其穢史而已。此種行爲。如同垢白。豈能容

之社會。宗宅既具小人之心腸。氏一家遭逢已屬不幸。誠恐將來社會上受其愚之人。更有甚於此者。故氏不能不爲社會告。願全國諸君子共注意預防之。

夏譚潤瑜啓

姐妹爭嫁。宣武門外大吉巷住戶吳竹修。生有二女。年皆及笄。長女許字楊某。楊某係一翩翩美少年。次女尙待字閨中。探羨姐夫年少風流。要求父母欲並事一人。吳某夫婦囑以靜待。當另覓如意郎君。次女不聽。且惟飲泣。已近半載。前日爲其姊嫁。次女益痛哭不休。吳某無法。遂允其請。商之楊家。楊亦喜出望外。卽以兩乘彩輿迎娶。姐妹雙雙上轎。一時傳爲異聞。

姐妹同逃。廣安門內報國寺住戶陳某。生有二女。長女今年聘與西城中街住戶王某爲妻。夫婦甚爲和睦。陳某次女於月前來其姐家閑住。不料王某安心不良。見小姨子姿容秀麗。竟自拐逃。陳某昨赴王家看望。兩女豈知王某早已攜眷出京。不知何往。陳某情急。隨赴地方官稟報案。請求查緝。

恩
仇

陳和曾女士

怒潮澎湃。巨浪拍天。往來帆影均已絕跡。詎意在這驚濤駭浪之中。陡見一女子。隨波飄蕩。漸漸的沉沒於漩渦之中。只剩得那青絲之髮。還一絲絲浮在水面上。正當這時候。在岸上碧油的梧桐底下。坐着一個少年。風儀秀美。卓犖不羣。拈着一枝畫筆。在一塊長方形的畫板上。不住的亂揮。好像對景寫照的樣兒。忽然抬起頭來。向着江面一看。恰好看見一個載

沉載浮的人影。在水中飄蕩着。這少年見了。不覺吃了一怔。暗想道。我平日自負航航好男兒。今日見此溺人。豈可坐視不救。袖手旁觀呢。即忙將畫筆放下。立刻簷身跳入水中。奮身鼓着波浪。向着溺人的所在躍去。不一刻已挽住那溺者的身體。却原來是個女子。即忙救到岸上來。將這女子安放在地上。從畫箱中取出一瓶白蘭地。拔去了塞。把瓶口湊在那女子的櫻唇上。咕嘟咕嘟的倒下去。不多一會。那女子已漸漸的蘇醒過來。微啓星眸。瞧了那少年一眼。立起身來。噙着紅淚。折其柳腰。說道。深感先生搭救之恩。就便沒齒也不能忘的了。那少年忙叫他在青石上坐下。說道。女士不必這樣的撝謙。說這種話做什

麼。見義勇爲。本是我等青年分內的事啊。但我要請女士恕我。因爲我要問女士一句話。不知女士能告訴我麼。那女子立刻答應道。先生是什麼事。你問罷。若能說的事。不妨就告訴你。少年便問道。不知女士怎樣會落水的呢。那女子聽見了這話。不禁兩行珠淚。就簌簌的掉了下來。

原來這女子是著名西醫王仲心的女兒。名喚碧瑛。他在六歲的時節。便進學校裏讀書。他天性本來是很聰明。所以受了教育。便進步得很快。詎意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在辛亥那年。荷花香裏。正是革命健兒紛紛活動的時候。有一天。仲心同他的兄弟仲德。在大街上閒步。忽見前面一輛紅色的摩托

車。風馳電掣般駛來。車上坐的就是滿清的陸軍大臣。不料自巷口突然閃出來一個少年。頗似民黨的模樣。舉手向那車上一揮。仲德靈捷。知道是拋擲炸彈了。也不及拉他的哥哥。奮身一躍。早聽得碎然一聲。塵土飛揚。汽車已被炸毀了。大臣已受重傷。司機人及衛士與仲心登時盡被炸斃。那拋擲炸彈的少年。早已鴻飛冥冥。逃走無蹤了。

仲德跌了一交。雖碰落門牙受傷。然未被株連。總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他爬起來。回頭一瞧。見他的哥哥已被炸死。血肉狼籍。死得非常的淒慘。他便放聲大哭。頓時把他哥哥的死屍。昇了回去。草草殮殮。可憐碧瑛從此竟做了個無父的女兒了。他母親含

辛茹苦。守此掌珠。在此憂憂戚戚的光陰中。又過了幾年。碧瑛已經是十六歲了。却生得分外的美麗。好似閉月羞花的一般。母親因為城市裏生活程度太高。長此住下去。就要坐吃山空。因此不得已請他的叔叔仲德。代為擺佈。自己就與碧瑛離了北京的城。市。遷移到鄉間。覓一風景清幽的所在。賃了一所精舍居住。雖然鄉間不及城市喧嚷。風景倒是非常的佳麗。青山相對。綠樹陰濃。瀑布流動的聲音。與那山禽水鳥的叫啼之聲。時常不絕於耳。也算得是一個世外桃源咧。

一天。日已傍西。炊煙漸起。碧瑛穿着白羅衣。束着湖色的羅裙。婷婷娉娉的走到河傍。席地坐下。低垂着

螳螂之頸。秋波溶溶的注在水面上。看那遊魚的時候。忽地裏自碧瑛的後面竹林中。悄悄地走出來了一個無賴。乘碧瑛在那裏癡望着。他就上前猛可裏將他狎抱。碧瑛大吃一驚。失聲狂呼。忙用手臂來抵拒。這無賴在背後陡的看見碧瑛指上戴着一隻燦亮的戒子。不覺動了妄念。遂將碧瑛指上的戒子掙下。盡力將碧瑛向前一推。可憐玉碎珠沉這嬌弱的女子。頓時落於河中。他昏昏沉沉的隨波飄蕩着。不知經歷了多少時間。纔蒙那少年拯救起來。

當時那少年問碧瑛如何落水的呢。碧瑛便將前後的事大略說了一番。那少年聽了。頓時容顏慘白。低首不語。過了半晌纔說道。女士我送你回家如何。碧

璞感激涕零的答道。敬謝先生的盛意。叫我如何報答。那少年道。不妨不妨。說着匆匆的將畫具收拾起來。提了畫箱。引領着碧瑛歸家。

二人在路上說說笑笑。頗不寂寞。幸而是夏日。所以走了多時。天還不會黑。他們倆踱過了石橋。碧瑛指着綠樹叢中一所精舍。歡呼道。先生。這就是舍下了。不一刻。就到了碧瑛家裏。只見碧瑛的母親立在門前。望着面上露出焦急之色。看見碧瑛衣濕來了。便忙走過去埋怨道。碧瑛。你怎地回來得這樣晚啊。碧瑛道。母親。今天孩兒險的死了。幸虧這位先生搭救。他母親驚道。這話怎講。碧瑛便將如何落水。如何被這少年搭救的情形。詳細細述了一遍。他母親聽

了。便笑容可掬的對那少年說道。深感先生救命之恩。不然。小女早已葬身魚腹裏了。請先生到裏面坐坐罷。那少年一來因為走得疲倦了。二來也不欲辜負碧瑛母親的一番盛意。便答應了一聲。走到會客室裏坐了。碧瑛便叫僕婦倒茶出來。請少年脫去濕衣。又借給他衣服更換了。非常的慇懃。那少年心裏很是偏促不安。好容易敷衍過去了。又留少年用飯。那少年就樂而忘返。又盤桓了多時。直至鐘聲十下。他纔沒精打采的告辭了出來。臨出門的時候。碧瑛與他的母親送了出來。叫他不妨常到這裏來談談。那少年連聲的答應了。便洒開脚步。興匆匆踏月歸家。從此那少年每逢星期閒暇的時候。總與高百倍

的跑到碧瑛家裏去。碧瑛母女也待他非常的誠懇。好似自家人一般。

人非木石。孰能無情。日子久長了。碧瑛與那少年。更加的親暱。兩人就漸漸的發生了愛情了。誰知好事多磨。愛河多浪。有一天星期日。忽然碧瑛的叔父仲德。從北京來探望他們母女了。剛一進門。便瞧見一個少年同他的姪女碧瑛攜手在柳絲底下來回的踱着。他仔細一看。不禁陡的一驚。幾乎跌倒在地。便乘他們兩人沒有瞧見。匆匆的跑進裏邊去了。到了他嫂子的房裏。劈頭一句。就問同碧瑛攜手的那少年是誰。碧瑛母親便笑嘻嘻的說道。他的名字喚做方子明。是美術學校的畢業生。還是救你姪女的。

恩人哩。便將碧瑛落水遇救的事說了一遍。仲德蹙眉道。咳。嫂嫂你不知道。這畜生正是轟死我哥哥的革命黨啊。碧瑛的母親大驚道。當真麼。我委實不知道。仲德垂首道。天下同貌的人不少。也許是誤認了。待我去問他。一問再說。說着立起身來。向前面花園裏走去。碧瑛的母親疑信參半。便也跟了出去。

碧瑛正同那少年談心。瞧見他叔父來了。便從椅上立起來。叫聲叔父。你幾時來的。那少年也立了起來。輕輕的叫他聲老叔。仲德點了點頭。便在身傍一張藤椅上坐下道。不要客氣。請坐下說話。於是四人便團團的坐了下來。仲德開口對那少年說道。子明兄。我看你氣概不凡。將來在社會上一定可以轟轟烈

烈的作一番事業。又接着說道：「呵呵，子明兄，我在前五年的時候，身列戎行，投入民軍，在漢陽與清軍交戰，幸而沒有做沙場之鬼，還能重見故鄉雲樹，不知子明兄當那戰雲緊急的時候，却在何處？」那少年回答道：「我投入學生軍裏，仗刀殺賊，不道過了幾月，竟升爲少尉了。我年少氣盛，不顧死活，匆匆挾着兩個炸彈，乘火車到北京，將某大臣炸斃。那時我幸虧逃得快，不然早已被捕送命了。仲德聽了這話，半晌不則一聲，心裏又怕他起疑，不得不虛與委蛇。道：「子明兄，照這樣看來，你的功勞還不少呢。說罷，不待那少年回答，便立起來出門去了。那少年坐了會兒，見天時不早，便也告辭而去。」

母女二人見少年回去了，就同到後房，祇見他的叔叔坐在沙發上，搔着頭皮，不知在那裏想什麼。見碧瑛進來了，便立起來道：「好姪女，好孩子，你如今可以爲你父親報仇了。」碧瑛聽了這話，摸不着頭腦，便道：「叔父，這話是什麼意思？」仲德厲聲道：「這方子明就是炸死你父親的仇人。呵呵，碧瑛，碧瑛，這叫做仇人自投羅網。今天恰好被我瞧見，起初我還當是容貌相同的，人誰知方纔被我探了他的口氣出來，他確實是我們的大仇人。好孩子，你應當爲你的父親報仇。才是碧瑛聽了，大大吃了一驚，臉上頓時沒了血色。顫巍巍的退下了幾步，兩行珠淚早已索索落落，掉將下來。顫聲說道：「叔父，沒有誤認麼？」仲德怒叱道：「什

麼。誤。認。了。人。他。的。供。狀。已。經。招。出。來。了。哼。哼。這。樣。不。共。戴。天。的。大。仇。已。經。落。在。你。的。手。中。你。不。能。爲。了。你。兒。女。的。私。情。就。這。樣。將。殺。父。的。冤。仇。也。不。想。報。了。況。且。你。的。父。親。單。生。你。一。個。你。若。不。替。他。報。仇。還。有。誰。能。報。啊。說。着。怒。氣。衝。衝。的。向。前。走。了。一。步。陡。的。從。懷。中。取。出。一。瓶。黃。色。的。藥。水。來。授。給。碧。瑛。道。下。次。他。若。來。時。只。消。將。這。藥。水。滴。些。在。茶。裏。或。荷。蘭。水。裏。便。是。你。做。女。兒。的。本。分。這。時。碧。瑛。的。母。親。呆。呆。的。站。在。那。裏。聽。着。看。見。他。叔。叔。取。出。藥。水。來。便。搵。淚。說。道。好。孩。子。他。雖。是。你。的。恩。人。然。而。你。父。親。的。仇。也。不。可。不。報。啊。碧。瑛。祇。得。合。着。一。包。痛。淚。將。藥。水。接。了。回。到。自。己。房。裏。哀。哀。泣。泣。心。中。還。不。住。別。別。地。跳。着。暗。想。我。若。

恩 仇

毒。死。了。他。豈。不。辜。負。了。他。救。命。之。恩。若。不。將。他。毒。死。我。父。親。豈。不。是。白。白。死。了。這。樣。不。共。戴。天。的。冤。仇。又。不。能。不。報。左。思。右。想。真。是。爲。難。事。到。其。間。實。在。不。能。兩。全。咧。

看。官。們。看。到。此。處。一。定。要。代。這。位。多。情。女。子。想。一。個。兩。全。的。辦。法。可。曉。得。以。前。蝴。蝶。盃。的。故。事。麼。但。是。那。蝴。蝶。盃。的。公。子。但。將。小。姐。的。哥。哥。打。死。却。未。曾。救。過。小。姐。性。命。究。竟。要。怎。樣。解。決。纔。好。呢。



社會之花

貨國等高

煙香城長大

里萬行風



先哲有名言。長
城國之寶。今有
長城烟。尤令人
傾倒。色鮮味更
佳。遠近馳名早。
諸君吸此烟。可
以解煩惱。實業
賴以興。利權賴
以保。寄語愛國
人。毋忘此烟草。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春場顧曲記

壹照

方春之時。氣候妍和。鄉村間。例有春祈賽社之舉。時神演劇。喧騰一時。此在抱革新之思想者。莫不目爲陋俗。嗤之以鼻。余守舊人也。頭腦之陳腐。在今日少年場中。殆已不可多見。今人恆稱年少而守舊者曰遺少。以余自量。誠遺少也。雖然。鄉村之人。終歲少娛樂之時。得此以調其勞逸。亦理之所宜有。曷足病耶。

春場顧曲記

余近返里門。方盛傳隣鄉演劇。不一其地。傳說既遍。人人咸蓄豪興。命儻傭侶。買舟具酒食而往。彌得載酒聽歌之趣焉。演劇之地。以村落間爲多。蓋取其場址寬廓而能容多人也。演期三日或五日爲率。及期村人均邀集親友。置酒高會。皇皇然如營大事。鄉民雖多貧薄。然於親友必厚遇。殆亦所謂禮失在野者。

一

耶。演劇之科班。均江湖優伶集合而成者。其班名效海上舞榭之所稱。曰大舞台。曰新舞台。曰天蟾舞台。沿襲相名。班數甚夥。一至春秋二季。爭至各地開演。大率春季以三四月。秋季以八九月爲常。其取價以角色之優劣而定。每日自數十金至百餘金不等。悉由就地之人贖資以給焉。至其舞台。則爲臨時架空而成。另有專營其事者以爲恆業。業此者備有已斲成之梁柱諸材。相接處均用活筍。演劇時以舟捆載而至。架疊半日。卽成巍然之舞台矣。台上施以藻繪。儼若華屋。諺云。青草白地造高樓。卽指此也。臺成。則計日以取賃資。爲數在十金以下云。此外亦有不加雕飾。形製較陋者。人咸稱以狗爬台。賃資較低。狗爬

云者。言其卑陋而犬可躍而登也。又或就地廟宇之內。本築有舞台者。則演劇時卽不需臨時賃構之台矣。余於鄉村演劇事。瑣瑣形之文字。不自嫌其詞費者。以余守舊之人。固樂談此守舊之俗也。余初歸時。四鄉之演劇者。已有數處之經過。故茶餘酒後之所聞。亦以演劇時之事實最居多數。或評論優伶之優劣。或高談觀者之多寡。以及當日天氣之溫度。言之不遺毫末。而尤以神話爲最能聳人聽聞。時某村方演劇畢。村中某氏之茅舍。忽於演劇之第一日。火穴其頂。得救而中熄。至第二日。火又發。此舍卒盡燬。有某甲忽附神語宣示於衆曰。汝等演劇娛我。我誠樂也。然余座既非面台。而又障隔不可見。此

直汝等假我名以自娛耳。何利於我者。我。以是實蓄怒於心。昨日某氏之舍。我已徵示警兆矣。乃汝等一不之悟。致召今日之禍耳。此事競相傳述。一唱百諾。咸謂神威靈之著。今余亦不問其虛實而贅之文中矣。鄉村之間。神權之風甚熾。人之禍福。皆以歸之於神。今世教育雖漸發達。然卒未能革此迷信之勢力。中於人心者。蓋有不可思議者矣。

余歸之第二日。煥成邀余至丁柵廟曲。丁柵距我鄉可十二里。爲一小市集。四境環居農民。故其風土。純爲鄉村之色彩。是日買舟而往。同遊者。余與煥成而外。爲韶聲。篆。卿。景。舒。志明。志方。及志方之姊丈朱君和卿。凡八人。以上午九時啓棹。舟中無所遺。余與景

舒煥成志明作雀戰。每人限三百文爲博資。余向不諳此。近始稍稍習之。然迷離恍惚。不能工也。時篆卿見余等所爲。亦見獵心喜。因與韶聲等以骰子作擲采之戲。舟中賭風遂大盛。余等第一局盡爲景舒所覆。遂更開第二局。余一次得龍鳳白三花而和。和數在六百以外。遂大勝。博進之數。溢於第一局所負者可兩倍也。未幾。舟抵丁柵。鱸舟而登。羣往區立第一國民學校訪李君廉臣。廉臣亦我鄉人。長此校已數年矣。時方近午。廉臣邀飲甚殷。而余等以舟中備有酒食。遂辭之。參觀有頃而出。匆匆返舟中。箕踞進食。彌有異趣。人飲梁酒數杯。肴饌凡四事。以筍煮醃肉及紅燒鱒魚爲最佳。此皆韶聲所經紀者也。是日盛

熱精神爲之大減。人人汗出如注。餐畢。余與煥成入市中。其餘諸友。有赴劇場者。有憚熱而息於舟中者。余與煥成旋亦至劇場。時科班尙未至。空台闕然。然場中觀者已盛集。而小販之謂攤售貨者。星羅棋佈。亦至擁擠。舞台之旁。有看台一座。觀者列坐其中。紅男綠女。座無隙地。煥成指座中駢坐之二女郎。微語余曰。茲二人者。豔名噪一方矣。余觀其人。其一肥如竹鷄。貌甚平庸。其一身材甚瘦削。貌亦較美。二人均刻意作時世粧。各御淡色嗶嘰之春衫。望之甚有風致。余遊目移時。煥成又續語余曰。二女郎者。獵豔者趨之若鶩。以是名遠方噪。此方豔乘。二人實爲之魁眼也。是時烈日當空。余又被酒。熱不可耐。而粉墨登

場。時尙未屆。且余之來此。初旨僅在逢場作戲。初非以顧曲爲重。乃促煥成返舟稍憩。既至舟中。景舒篆卿皆在。云韶聲等咸往市中啜茗。余以熱甚。急去外衣。僅留一襯體之裏衫而已。此時余不特發熱。且覺憊甚。因橫陳艙中而睡。酣適無比。已而廉臣至。邀往小飲。余等力謝天熱體憊。不能更勝酒力。廉臣始不復強。其後遂偕往市中啜茗。燥吻大潤。茶寮中以演劇故。營業特盛。茶客充塞一堂。人語喧雜。聒耳爲碎。久之。又赴劇場一行。優伶已登台。方演余千救主事。插足人叢中聽觀。移時。卽別廉臣登舟。僉議放掉而歸。時諸友中惟朱君和卿未至。則坐待之。未幾。和卿至。舟遂啓掉。和卿自言在劇場與鄉民飲於販攤中。

酒味滋佳。故遂盡量飲之。已又盛稱演余千救主劇。中飾駱宏勳之童伶。工力之佳。譽不絕口。且謂明日尙須再來。其詞續續而出。迥異來時之沉默。同舟咸知其醉矣。已而諸友又集而行博。和卿別出新法。自爲局主。其法以雀牌中之四風爲符采。陳之桌上。局主另取四風各一枚。納之懷中。每次以一枚緊握於掌。令人猜之。入局者卽以博資置桌上。所陳之某風上。視局主掌中之一枚。彼此符否爲勝負。余以此法甚枯澀寡趣。未幾卽退而不爲。與韶聲至。鑄首流眺。村野風物。滿眼睛妍。籠罩大地。田疇間。菜花遍地。如播黃金。芬芳之氣。恆隨風而至。時斜日已西。晚霞四映。舟經祥符蕩。波光如鏡。鷗鷺穩睡。欸乃聲聲。如行

春場願曲記

畫裏蕩之東岸。有村曰下雲。沈庶常香巖之故居在焉。庶常爲清嘉慶時人。年十八。隨父至京師。會試。卽於是年入詞曹。比登第。而父客死。遂扶榭歸。庶常天性孝厚。哀毀逾恆。未幾以瘵卒。事在縣志中。今所居已成斷瓦頽垣。子姓亦零落無人。華屋山邱。益使人臨風而憑吊也。韻聲熟於鄉異掌故。爲余述洪楊軍興時。與清兵嘗戰於蕩中。實據形勢之要。韻聲又云。明代高攀龍亦嘗流寓於此。余慨然曰。由此觀之。當時人物之盛。至今猶令人思慕。然吊古人來。所見者惟漠漠郊原。與夫荒烟蔓草而已。大夢黃梁。萬事轉燭。愈以使人興感於無窮矣。韶聲聞余言。亦顏首嘆息。已而舟抵里中。暝色已四合。余等遂舍舟而歸。登

照曰。吾文所敘。以紀遊爲多。而於願曲事。則着墨甚稀。似不合於題。雖然。茲遊固以願曲爲名。而醉翁之意不在酒也。余在劇場。總計不過半小時。所見之劇。亦僅一瞥。即朱君和卿所言。余于救主劇中飾駱宏

助之童伶。果其藝若何。余亦不暇辨也。然則此數千言之文字。欲盡紀願曲之事。不涉他語。又奚可哉。又奚可哉。

(完)

上海
大陸圖書公司
最新出版

詳註
分類

女界尺牘大全

精裝布面一冊……定價一元
並裝紙布二冊……定價八角

市上尺牘。大都偏重男界。間有少數女子尺牘。亦不甚完備。欲求一純粹女界適用者。竟不可得。本公司有鑒及此。編輯「女界尺牘大全」一書。臚舉女界應用之信範千餘通。分門別類。朗然可查。對於稱謂方面。推考甚詳。而艱深典故。特加極詳之註解。且定價低廉。以資普及。

世界末日

王懷冰

在那一天的晚上。巴黎市籠罩着白漫漫的霧氣。那路旁邊的街燈。受着濃霧。現出黯淡和愁慘的光色。在聖路易十字街的南面。有一所廣場。前面一帶樹林。把那片場地包圍着。那時月色朦朧。燈光又被樹影遮着。廣場裏面。更覺得黑鬱鬱的陰森可怖。裏面種着許多小常青樹。夾雜着高高低低的墓碑。和人影一般的立着。可憐這碑下底葬的都是大戰時爲國犧牲的

將士。他的未亡人對着那無定河邊骨。亦不知犧牲了多少血淚。有時他的未亡人來掃墓。和着眼淚開那坟底下的靈魂說道。丈夫。你捐却了你的肉軀。那戰勝後的祖國。究竟得了些什麼好處。

這廣場的左邊有一枝小路。地方很是曠野。小路口上。站着一個紳士裝束的中年人。我書裏邊稱他叫做『世界的怪人』。這個題名什麼緣由呢。諸君往下看。去便可明白了。這怪人身上穿的是常禮服。外面罩着大衣。左面的扣袋裏。袋着一捲的新聞紙。露出一半在袋的外面。他的右手。常藏在右面衣袋裏。有時拿出一本小

冊子來。借着半明不滅的燈光來瞧着。一回又移他炯炯可怖的目光。注視在小路裏面的一所高屋上。他又低着頭走了幾步小步。再把這所高屋打量一回。點了點頭。好像會意似的。便匆匆向四叉路樹影底下走去。走到那邊。他輕輕的喊了一聲傑克。但見那樹影旁邊轉出一部氣車。怪人便說了回去二個字。進了車廂。那車兒便一直駛回鮑爾頓街。

這條街上。有一所半舊的大宅子。是那怪人的住居地方。那時守門的人。聽得主人氣車上的迴聲。早把大門開着。怪人下了車。走進屋來。他的走路很漫。偻着背。反綁着手。漫漫行步。好像

脚部有病痛似的。其實不然。不過這個人深思多慮罷了。照他的走路看來。便覺得他的人是。很陰險的。他走進了廳裏。早有四個屬員。把他迎接到一間小室裏面。衆人坐了下來。一個個默默無語。在他主人面前露出很恭敬的樣兒。這怪人很沉着的向着一個中年的人說道。洛勃得。我希望你的報告。可有怎樣的……洛勃脫道。沒甚動靜。台維司先生剛纔告訴我們偵探的說話……怪人不等他說完。便顧向台維司道。怎樣。你說。台維司道。昨天法國政府因為那蘭治博士失了蹤。那慌張的情形。自然不消說得。現在政府又聘了龍登大偵探出來。擔



任這案子呢。怪人點頭說道。不錯。老龍登是破過兩起柏林案子的。說時帶着冷笑又說道。他們還是在德國方面着想。萬想不到在我們：說到那裏便住了口。向窗外望了一望。這時侍者送進茶點。怪人用過茶點。便自向樓上走來。到了房裏。不看見安娜。他就尋到一間複室。推門進來。亦不見人影。但聽見喃喃的聲音。便向祈禱臺前面看去。却見一團白色的衣服。曉得她匍匐在那裏。不多一時。安娜站了起來。和她的丈夫表示很親切的意思。怪人道。安娜你祈禱麼。安娜道。我求上帝早賜世界的人回心轉意。不要妄用上帝所賜的智慧。走到人類自

殺的路上去。安娜說時。見怪人兩顆有兇稜的眼珠。直射到自己面上。直嚇得她不敢再看。她便又說道。我還祈你的成功。你的安穩。這一夜的半夜時候。怪人住宅的後園。樹影下面。有一個人影。像偷兒一般慢慢閃向前去。這人就是安娜。一隻纖纖玉手。提着她的裙幅。一手隨攀樹枝。走到牆角那邊。四面一望。又把手在胸前按了一按。在扣袋裏取出一個鎖匙。找到一個石槿旁邊。祇因月色無光。摸索了好久。纔找到暗門。便將鎖匙開了石門。踏下三四級石級。有小條小弄。走不多步。覺得有些害怕起來。她聽說裏面點燈的。怎麼現在一絲亮光也



沒有呢。遲疑了一回。便又鼓着勇氣。漫漫用手向左壁摸去。忽然摸着鐵欄。她想了。不過鐵欄裏面還有小門。她用手碰了幾碰。沒有聲息。等到第二次碰時。覺得裏面有聲音了。少時鐵欄裏小門開了。燈光射過來。她反覺得一無所見。她閉了些時眼兒。慢慢的向裏看去。那位立在窗前的。便是拿蘭治老博士。額前堆着一堆亂髮。臉上很是顛頰。他便開口問道。姑娘你來做什麼。安娜道。我是歌柴耶的妻子。我丈夫爲怎麼把你關在這裏。拿蘭治道。姑娘你真不曉得麼。安娜道。不曉得。拿蘭治道。洛哀是你差他來的麼。安娜道。是的。拿蘭治道。姑娘一片慈心。

我很感激。不過姑娘要救我的性命。不如救全世界上人的性命較爲容易。姑娘能發覺得尊夫所藏的一種機器圖樣。是一張藍色紙畫的。還有一張白色紙的地圖里數表。姑娘若把這兩張禍根消滅了。便是救全世界人的生命。至於姑娘要得知細情。我明兒自有詳細的答覆給你。巡邏的很嚴。莫要連累了你。說完便把小門關了。

下一天的早晨。安娜很是鬱鬱。懶洋洋的坐在房裏。一手攔在窗沿上。支撐着面龐。兀是望着後園出神。婉變似玉的面色。亦清減了許多。她眼珠雖是注在園裏的小樹呀。花叢呀。平舖如



茵的織草呀。但是她的心頭上。却是牢牢掛念着拿蘭治老博士所說的機器圖樣。就是數千年來人類自殺的結晶物。亦就是人類妄用上帝所賜智慧的一件最後犯罪物品。安娜今兒朝上。把這件圖樣。四處都找尋過。並沒有這樣魔物發見。心裏很是懊惱。那時看見小斯洛哀。悄悄的上樓。走過房來。探望着四邊沒有旁人。便從懷裏取出一封書扎。默默的授給安娜。自己便返身下樓去了。安娜把窗簾掀下。把這封信折開閱看。上面寫的是。

茲祥的夫人。願你幸福。你看這封信的時候。恐怕我的靈魂。已到上帝面前領罪去了。

世界末日

上帝給人類智慧。想不到人類妄用着。把智慧在自殺政策上面犧牲。我們的祖宗。第一個出手搏擊別人的。就是人類自殺的始祖。其後發明把石塊擲人。把樹枝打人。到得造成刀劍。就是智慧妄用的功效愈大。自殺的法兒愈進步。人類的生命亦愈危險。但是那時人類自殺的愿慾。還沒壓足。於是弓箭鎗炮。一天一天的進步。到了二十世紀的時代。自殺的機械。亦可稱得榮然大備了。一九一四年歐陸的大戰。便是自殺機械的試驗場。

在這一次戰爭以後。不論勝的敗的。都是直

五



接受着痛苦。然而世上的人。還是一些亦沒有覺悟。仍把他的智力。在自殺的道路上走去。

在一九一二年各國的天文學家。不是發生一種世界混沌人類末日的傳說麼。但是自然現象上此種傳說。未必有實現的可能。那裏曉得到今日。人造的世界混沌。倒要借着機械作用。實現到世界上呢。

四年前日內瓦地方有一位電學家發明一種電槍。他的效力。是在一所裝置機械的高塔上。計算着仇人距離的遠近。發動電機。仇人可以應身而倒。不過世人妄用智力進步

的速率。彷彿是在平行線上走的。同時各國的機械學家。差不多都有這種發明。並且浪漫的精巧銳利起來。無非是人類的生命一天促短一天罷了。

老朽（拿蘭治自稱）所發明的。祇須在較高的屋裏。向天空把電氣直射出去。到了一定的遠度。這電帶感着地心力。便成曲弧線曲折到地面上。所經之處。便成焦土。憑你高山堅疊。一剎時都可糜爛。這機器圖樣和全世界里程計算表。祇有正副兩套。咳。險呀。全世界的生命都繫在這兩套圖樣上。不料事機不密。被一個野心勃勃的怪人。便是尊夫耿



柴耶先生。他是未來的統一東歐的主人翁。他要借着我這機器力。先報復他同族數十年來忍受的司竦夫條頓。日耳曼人仇怨。然後統一全歐。橫攬五大洲。沒有不如他的意。夫人關心老朽。我很是感激。不過我望你把這願念老朽的心。移到願念世界人類的生命上去。快快把這圖樣毀滅。我除着到上帝面前領罪去。還有什麼問題呢。拿蘭治

安娜看罷。整整的呆了半天。樓下的右面吸煙室裏。怪人耿柴耶躺在安樂椅上。和台維司說道。禁用電槍的國際會議。料來是開不成了。台維司道。不過他裏邊一定有

阻碍進行的原因。前天不是有信。各國的委員差不多到齊。此番猝然中止。定有根由的。耿冷笑了一聲說道。這個會議。本來這是美國人的夢想。要曉得世界智力進境。殺人機器的精進。真像那春草怒發。那裏能毅阻得住。莫說是他的主張。許把電槍用在開山關河的工程上面。即使把目前的幾個發明家消滅了。將來難保沒有第二批電槍發明的出世。人心已竟壞到如此地步。走錯路的從上古走錯到現在。宛似萊茵河裏的水。下流的波瀾。還能挽回得轉麼。說到那時。外面有車馬臨門的聲音。耿柴耶堵住了口。靜心聽着。不多一會。洛勃得慌慌張張



的進來。對着怪人道。主公主公……你……你看……耿柴耶含怒說道。你說什麼事值得這樣的驚惶。洛道。主公。你瞧這電報。怪人一面接他電報抽看。一面還說道。洛勃得你須用些酒喝纔好。你且坐定罷。說時便把那電報看去。見是第四種的密碼報。上面的譯文道。『德國確有電槍發明的成功。較拿蘭治所造的功効更大。這是一件可靠秘密消息。』怪人不看又可看了。真像平地一個霹靂。灰白的面色。兩顆急出的眼珠。厄是向在字裏望着。說道。台維司。你來瞧。台維司走過來。接着一看。再看發電的具名。很失意的說道。白羅偵探的消息是靠

得住的。怪人強笑說道。這種報告。本亦是意中之事。拿蘭治什樣。台維司道。喫過一次牛乳。方纔我親自去瞧過。還睡着呢。這時怪人立了起來。把電信收了起來。慢慢自言自語道。發明麼。沒甚麼希罕。說着便踱上樓去。一路還聽見他的苦笑。

怪人踏進安娜的臥室。見安娜養息在靠椅上。怪人亦貼着坐下。說道。安娜。你的祈禱。今天竟成了功了。安娜不甚明白。亦不敢直去問他。怪人道。我的失敗時期到了。不是你的祈禱成功麼。安娜蹙着眉。還沒有想到什麼回答。纔好。那時她的丈夫。按着她的手腕。覺得他的手兒冰

冷。她便說道。你有病麼。什麼這樣冷的手。他笑道。燕。要把致死的病。說着從懷裏掏弄他的手鎗。似乎要取出來的樣子。直把她嚇得顫顫亂抖。他一會兒立起自言道。好。我當真對你說罷。我真愛你。我不忍你死的時候。你的丈夫不在旁邊。說罷便與安娜接了一吻。怪人再到自己房裏。勾當一刻。便捺着電鈴。吩咐備車。還到安娜門口。把她細細的看了一看。匆匆的下樓去了。

怪人的車兒。仍是到十字街南面小路口樹影底下。停了機。怪人踏下車來。四面望了一望。便向小路裏面走去。約模行了三十米光景。他

站住了脚。定一定神。就從矮牆攀着鐵欄。跨進來。裏面是連着幾所房屋的一個大園子。他的目的地。就是那所高的小屋。也包圍在這大園的裏面。他雖是來過二次。路徑還是模糊。幸虧有些樹隙裏的燈光。慢慢摸向前去。沿着一帶屋子的後面兜抄過去。這個當兒。後面離着一箭之遠。却又有一個黑影。跨牆進來。『龍登』怪人摸索了好久。方纔找到門戶。即把在拿蘭治那裏搜得的鑰匙開了進去。裏面洞黑。一無所覩。他虛掩上門。走上樓去。把懷中電光照着。是一間小樣的書室。中間供着和平女神的像。壁上掛着幾幅骨骼圖。書桌上堆着最華麗的

文化書籍。怪人便向女神歎道。可憐世人都把你當作假面具用。誰想得到和平神的近鄰。就是那最悲慘和最猛烈的殺人機呢。他一面想着。脚裏又走上一層樓樓梯。他先把電光照見了開關機。一看祇有二線。通在燈上。便把機關開了。室內通明。只見中間擺着一隻有蓋的桌子。他又把鑰匙來開了鎖門。揭開蓋來。這部惡魔似的電機。赫然呈露。這時怪人凝神端相了一回。好得圖樣早已讀熟。先把『普洛』通了電機。那機器漸漸靈動起來。又把羅盤上的指針方面撥正。祇要東西南北打圈兒。接續的慢慢發電出去。不消多少功夫。全世界盡化焦土。怪

人便像禱告似的說與其耿柴耶失敗。不如我先下一着辣手。嗚呼。世界末日。

正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候。忽聽砰啞一聲。亦不知是發電槍的聲音呢。亦不知是轟毀電機室的聲音。但是世界依然存在。那怪人却從此不見了。

(完)



募捐的一幕

郭用和

賈日新捻着八字鬚憤憤的說道。你們這種滑頭式的舉動。我瞧在眼裏實在有些不大信任。目下像你們這種舉動的人。又何止千百。總是藉口募捐哩。寫疏哩。日必數起。但是這種法術。祇可騙騙那些無知識的人。至於我呢。哼。哼。老實說一句。簡直當你們是騙錢罷了。接着旁邊一個穿西裝如同學生模樣的人。開口說道。老先生。快不要這樣說。我們確是真熱心。才肯替孤兒院裏出來募捐。喏。喏。老先生。你瞧罷。這不是孤兒院裏的捐冊子嗎。這不是寫着督軍省長的芳名嗎。……你老儘放心。我們斷不會欺騙你的。說着。隨手把那種捐冊子給日新看。日新聽了。把那個腦袋搖得和博浪鼓般的說道。拿還去。拿還去。我是不相信的。說着。用手招呼一個學徒模樣的人過來道。你叫賬房先生給他幾角錢罷。免得在這裏嚕嚕嚇嚇。怪討

厭呢。說着頭也不顧的望裏面去了。

U K 銀行裏的會客室裏。坐着三個人。一個總理。賈日新。兩個是十八九歲學生裝束的美貌女子。這時日新捻着八字鬚。露着笑容。很和氣的說道。二位女士。刻下光顧。有何貴幹呀？那個女的。同聲答道。老先生。我們是世界貧民學校裏的。久慕你老先生是很熱心的大善士。特地來募捐的。說着把捐冊子送給日新。面前日新連忙起身來。很恭敬的接着。說道。不敢不敢。原來二位女士是來寫捐的。麼實在熱心得很。使我們佩服得很。然而二位女士祇要寫一封。信給我好了。何必親勞玉趾呢。女的說道。老先生。這是懇求你老的事。那裏可以不登門拜謁呢。日新聽了。很快活的說道。二位女士。確是熱心。可算巾幗丈夫了。我們枉是個男子漢。那裏及得你們的萬一呢。說着招呼一個練習生過來。道。你去拿五百塊錢來。給二位女士。再去問問賬房先生。說這裏有兩位真真熱心的女士。特來募捐。問他。可要捐幾百塊錢。麼。練習生說聲知道。就去了。這裏的日新和兩個女子。又高談闊論起來了。真有些像相見恨晚的樣兒。不多幾時。那練習生手裏拿了一千塊錢。交給那兩個女子。對日新說道。賬房說。既經總理先

生熱心代募。他也願意捐五百塊錢。日新道很好。很好。兩個女子接了之後。就立起身來。向日新鞠一個深深的躬。說聲告辭。日新也慌忙立起身來。回禮說道。快不要這樣。快不要這樣。我們再會吧。

用和道。以上的兩樁事。是在下親眼目親的。並非嚮壁虛造。但是這兩次的募捐。究竟那一次是真。那一次是假。在下也不敢武斷。可是爲什麼女的出來募捐。這麼容易。男的募捐。募不着不必去管他。反而賞了一個騙子的雅號。無怪現在的資本家。都要利用女子開商店。莫非也是這樣用意麼。我實在有些不懂？

鈍根道。買日新見了女子還肯捐。已經比那見了女子也不肯拔一毛的好多着了。

一笑錄

陳筆光

順兒的姊姊嫁人了。順兒向他的母親說道：媽媽，姊姊嫁人，哥哥爲什麼不嫁人呢？他的母親說道：哥哥是男，什麼好嫁人咧？順兒道：身子不好嫁人，那麼鈍根先生妻的如夫人（文監親王）如何？又是男呢？

阿王奉主人的命，把一隻掛鐘送到李公館，給李富翁，却巧富翁病得很厲害，不能和人談話，他們太太又恐怕有什麼別的事體，就叫僕人喊阿王進去，問他道：你們主人叫你來做什麼的？可有甚麼話麼？阿王道：別的話沒有，主人單叫我來送鐘的。（鐘諧音終）

德福的父親對德福說：大凡一個人，無論做什麼事，都要有始有終，不要有頭無尾，就是你將來去讀書，也要始終如一，纔是德福道：爸爸，我不去讀書了，他父親問他的原故，他說道：我頭一天不去讀，就可以始終如一，不至有始無終了。

小學教員對學生說道：你們到這裏求學，總要讀書用功，古人說：光陰一刻值千金，寸金難買寸光陰，你們不要辜負可貴的光陰纔是。啊，有一個學生起立說道：先生，現在是秋天的時候，光陰是不值錢的，春宵纔值千金呢，我們到春天再用功罷。



一個服中娶的新婦

長風

伊的身世煞是可憐啊。從小兒沒了爹娘。還受兄嫂的虐待。十七年來的光陰。簡直可說是茹苦含辛。但是伊是個舊禮教服從者。所以伊除了飲泣忍耐之外。便借女紅來消磨歲月。兄嫂的詬詈。只好當作耳邊風。如今伊定給一個陸軍少尉。便是服從禮教的表示。伊以為人生不幸做了女子身。是應該給男子蹂躪。不應該反抗。不應該怨忿的。

在這地方。人們很體恤伊。說伊賢慧柔順。但而伊對於這不相干的讚美。却一些沒有喜色。伊嘗對人說。賢慧柔順。是男子給女人的枷鎖。唉。就伊這口氣。吾們知道伊是個傷心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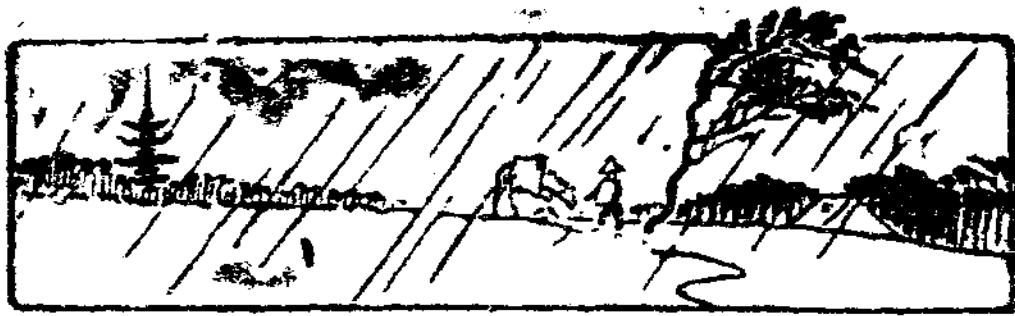


伊的婚約成立時伊并不知道後來是伊女友說給伊聽伊覺得怪羞的沒意思故此亦沒說甚麼但是伊到晚上想起來十分担心恐怕遇人不淑有時伊作他是個美男子想又不禁魂銷起來可是伊終究沒知道他的真相

沒多時伊嫂嫂告訴伊乾宅請期了叫伊預備嫁衣從此伊更日夜做工沒有休息每逢覺得頸骨酸了悄悄的預想伊的前途伊便重復奮勇的刺繡伊希望得到燦爛的前路和伊的作品一樣

不幸的噩耗傳來伊未來的阿翁已染病還續續的報說病情日重伊很着慌了伊想他定許消瘦定許愁悶再過幾天伊哥哥承認了乾宅的要求教伊去沖喜伊本痛恨這惡俗但是伊奮勇的犧牲去服從舊禮教并且伊還心急要去安慰他伊便不反抗哥哥的命令

鼓吹來了忍伊淚悄然的上那紅花轎伊的嫁奩很薄伊也不管伊只納罕這叫做禮教的舉動伊在轎子裏伊穉悲悲切切的哭起來因為伊想起伊父母不及見伊這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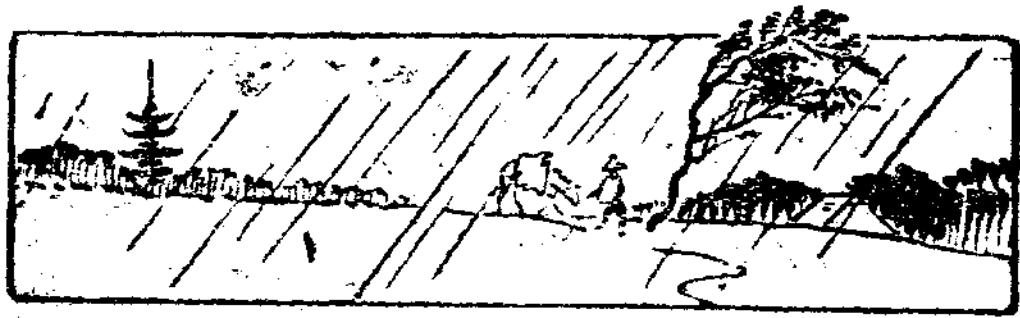


身○大○事○伊○想○起○這○麼○輕○率○的○終○身○大○事○

一○會○伊○聽○見○外○邊○放○爆○竹○伊○知○道○到○了○伊○悄○悄○地○由○隙○縫○中○往○外○一○瞧○那○乾○宅○門○首○多○麼○熱○鬧○高○高○搭○着○喜○棚○鼓○吹○鑼○天○價○响○伊○覺○得○轎○子○抬○進○堂○屋○裏○伴○娘○也○在○外○邊○低○聲○告○訴○伊○伊○這○時○心○房○很○不○甯○身○子○微○微○顫○着○扶○新○人○的○來○了○攙○扶○着○伊○出○轎○門○進○洞○房○伊○偷○向○鏡○子○裏○一○瞧○伊○兩○頰○羞○的○緋○紅○伊○覺○得○伊○自○己○髻○髻○換○了○個○人○似○的○

鼓○吹○又○起○了○伴○娘○扶○伊○出○來○交○拜○伊○纔○偷○把○對○方○的○他○一○瞧○伊○心○脉○由○不○得○的○一○動○伊○覺○的○他○那○高○巍○巍○的○帽○子○很○可○笑○但○又○覺○的○他○怪○可○憐○伊○想○他○那○形○容○枯○槁○多○分○是○奉○侍○湯○藥○衣○不○解○帶○的○成○績○呢○然○而○伊○很○厭○惡○那○些○客○人○們○的○嘴○評○頭○品○足○很○令○伊○難○為○情○幸○虧○拜○完○了○伊○仍○舊○得○回○洞○房○裏○去○

這○時○伴○娘○悄○悄○地○告○訴○伊○病○人○先○一○時○去○世○了○吾○們○不○是○來○冲○喜○竟○是○槍○白○呢○伊○聽○了○吃○一○驚○但○伊○仍○舊○鎮○定○着○一○會○伊○小○姑○來○替○伊○卸○裝○伊○又○靦○靦○的○瞧○了○一○眼○因○為○伊○很○擔○心○啊○姑○嫂○的○來○日○方○長○幸○而○小○姑○還○很○和○氣○有○說○有○笑○的○令○伊○寬○了○一○條○心○不○過○伊○



很。疑。惑。這。場。合。不。大。似。死。了。人。的。光。景。伊。腦。中。忽。地。發。生。一。種。幻。象。似。乎。見。內。進。地。上。挺。着。一。個。死。透。了。的。人。屋。子。裏。情。景。非。常。淒。厲。但。是。這。幻。景。一。陣。過。了。依。然。看。着。上。上。下。下。的。人。面。上。現。出。一。種。不。自。然。的。笑。來。

時。候。快。晚。了。那。堂。中。的。風。燭。已。經。雙。輝。小。孩。們。爭。着。來。要。餅。果。還。有。幾。個。不。三。不。四。的。賀。客。來。湊。趣。鬧。房。伊。看。這。當。中。只。苦。了。新。郎。夜。靜。後。他。進。來。睡。覺。的。時。候。幾。乎。要。掉。下。淚。來。了。伊。只。有。憐。惜。他。的。分。兒。勸。他。不。要。過。于。傷。感。但。是。他。的。眼。淚。已。經。海。水。似。的。向。鴛。枕。上。淌。個。不。住。好。容。易。伊。用。了。千。言。萬。語。纔。把。他。勸。住。了。哭。

●新唐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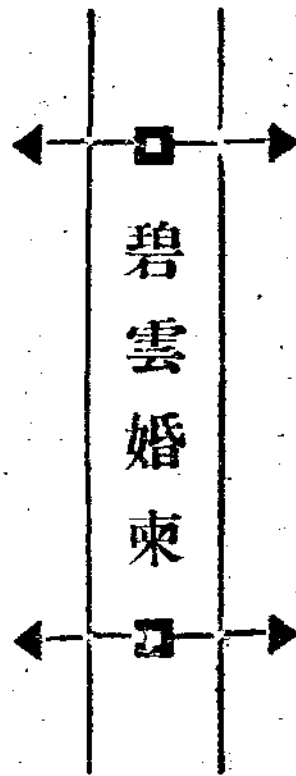
財政部

陳克明

重。重。疊。疊。債。成。台。日。度。難。關。躲。不。開。恰。把。鹽。餘。分。散。盡。索。薪。團。又。到。門。來。

拆。白。黨

水。心。亭。內。尋。常。見。遊。藝。園。中。幾。度。聞。漫。樹。偷。香。好。身。子。百。殃。不。久。降。於。君。



(億曉樓主人)

斜陽掛樹，學舍課餘，門役持新式紅柬入，面書呈李子木先生，時李君不在校，余信手展開，中印金色雙喜字，上書——謹詹夏歷是月初八日我們倆假東湖行結婚式，敬請觀禮——下署——崔紀功許碧雲謹訂！

竊思尋常結婚觀禮券，多以主婚人署名，鮮有新夫婦自署其名者，已而李君來，視柬不禁手舞足蹈，喜形於色，大聲曰：崔紀功與許女士結婚耶？我說崔君是誰？渠胡不以主婚人出面，因何自署其名？他道：崔君是我同學友，早喪父，至於碧雲係武林人，她的歷史，我只略識一二，說時從衣袋中摸出紙捲煙，含口中，坐窗下椅間，劃火柴然之。

碧雲婚柬

時在座同人咸丐李君報告碧雲歷史，李君一面吸其捲煙，一面徐徐述曰：新孃是一位師範畢業生，文學很有根底，又是一位富於情感的佳女子，西子湖頭，常有她倩影在夕陽倒映的湖水中蕩漾着，與崔君相識，也就在這箇當兒，崔固一翩翩美少年，畢業於日本中等學校，時正任高等顧問職務，閒曹無所事，自然時作湖畔遊，他二人常不期相遇，不知不覺的相識，就不知不覺熟悉矣，彼此既通姓名，漸達情愫，好在羅敷未有夫，使君未有婦，一對璧人，鬢髮天特情，西子月下老人然，那時碧雲在校肄業，未滿期，所以時得出來，及屆暑假，畢業回家，從此錮禁閨門，她父母又很講舊禮教者，碧雲從此再無機會一會她，不期而遇的好朋友矣，崔君那時也忽忽若有所失，每到湖邊，覺得無限寂寞，雖遊人中不乏好女郎，都不落他意中，視若無睹，此時崔君之情緒及思潮，當然無聊極矣，他常告訴我：『不能和碧雲結婚，我就終身不娶罷了。』現在隔不半年，居然禮東飛來，成婚有日，此中間的經過，我都不知道，真所謂有情人竟成眷屬，吾安得不代他二人喜歡呢？

李君絮絮報告了許多話，但究竟禮東上因何新郎新娘自署其名，仍莫名其妙，光陰迅速，崔許婚期已屆，李君向校請假，忻然趨賀，東湖距校僅十里許，午後四時，李君觀禮回，同人咸詢曾探得渠兩人能成

婚之原因否？李君謂我一到地，急欲知他們的經過，時候尙早，未曾行禮，陪崔君道了喜，即詢及之。他說：此刻匆匆，只能作簡單之報告。『她——碧雲——自畢業回家後，作伐的踵相接，內有一家，係城中大腹賈，她的父母，已有允意，她雖非所願，但沒如何。一日果成議，她急不得已，羅細軟少些，乘夜賂婢潛逃，奔予寓所，含淚且告，並明言願嫁我，遂當晚議定婚期。次日西渡，辦理此事。』語未完，廳中已預備行禮，搖鈴開會矣。就各入禮堂，予在來賓席占一位置，崔君則和碧雲並立於紅毡毯上矣。

距崔許婚期約三閱月，忽聞紀功於前一星期病故，并稱其夫人欲殉者，再經家人勸慰始已，但終日以泪洗面，不食亦不寢，嗚呼！慘矣！予等聞此消息，正午後四時許，與三月前，校役持紅柬來時，不相上下，他二人之結婚觀禮，柬猶顏色燦然，存信插間嗚呼！慘矣！

鈍根按：這篇就好在末後三句。

白吃大王

笑。儂。

著名的白吃大王胡二混，他一人坐在茶館裏，暗忖道：剛纔劉麻子和周四興說，要到大什字街隆盛園去，不是吃酒是什麼呢？但是……他想到這裏就笑了，一笑隨就出了茶館，向大什字街隆盛園酒館走去。

碧雲 婚 束

三

「喂：那是劉大哥同周四哥啊。」二混進了酒館滿臉堆笑打恭不迭地向劉周二人招呼着。

「噫！胡二哥麼坐嚟坐：來個人添付杯筷來。」劉周二人很高興地一面站了起來讓二混坐了首座一面喊着堂倌。

「兄弟今天因為俗事太多些陪飲來得遲了該罰三杯再說。」二混說着提起壺自斟自飲地喝了三大鐘末了又斟滿一大鐘對着劉麻子道。

「還要陪大哥一鐘啊。」說着舉杯乾了隨又斟滿一杯舉着向周四興道。

「四哥也要賞個臉呀。」說着便把這杯又乾了他又逼着麻子四興都照了杯纔一齊把酒重新斟上又斟了一盤金鈎炒蛋一面慢慢地吃着一面說道。

「近來世道真壞極了隨便幹甚麼都不對你二兄想想那幾年你我弟兄過活的是何等安逸的日子現在啊又是甚麼日子唉……這真是……」他正說在這裏忽有人在櫃房外邊喊道。

「胡二先生：你家裏有緊要事正在到處託了人尋你呢你還不回嗎？」

「是是是我就就……」二混一面答應着來人很惶急地立起身來把脚在地板上頓了一頓道：「完了完了定是內人的急痧症又發了二位老哥啊實在對不住得很務要把酒賬留着請稍候我一下去就來的。」

二人齊聲道：「二哥你話說那裏去了。府上有事請便我們定要候駕啊。十分鐘後二混又坐在茶舖裏高談闊論了。」

學校偵探案之一

國·愛·葵

蘇從張元玉丟失了鑽戒。各號舍中的學生都互相警戒的說：『咱們往後總要小心鎖門呵。像張元玉那樣丟失了五六千元的一只鑽戒。不是因爲太不留心鎖門了麼……』

張元玉住在第二層樓。第32號校舍中。他是江蘇人。很好鬧。人才也很漂亮。元玉的父親張作金。在這地方營商。是八大家富商之一。元玉有二枚鑽戒。一枚一千元的是前日買的一枚是五千元。在上星期一才買的。有一天他跑到球場去踢球。便預先將那價值大的鑽戒取下來放在書桌上。也沒有鎖門。到踢完了球。回號的時候。那鑽戒早已不翼而飛。把元玉急的什麼似的。東邊找到西邊。西邊找到東邊。不知怎樣是好。雖然處處都找遍了。也不見有一點影踪。後來報告了學監。學監也是無法可想。徒喚奈何而已。末了想起了一個人來。便命校役去請他。那人想

必讀者還有認識的。不是別人。就是新近的一個青年學生偵探。向奇先生。他因為現在求學的時代。還是個學子。不便於常常作別的偵探事件。只是這次學監請他。偵察這盜鑽戒的賊。他却不能拒絕的。一來是本校的事情。不能不盡力。二來是月試剛考完。功課略覺清醒一些。倒也不妨活動活動腦筋。他既應允了學監。自當進行辦這案子。他於是到了32號。去查驗有沒有留下痕跡。並且詢問詳情。諸多同學。早已佩服向奇的了。這次不過都忽略過去啦。沒有想到請教向奇罷了。元玉很詳細的說明始末。向奇查看地板。見足跡紊亂的很。知道是不可尋求什麼線索的了。至於桌子上。更是無跡可尋。便安慰了元玉幾句。自回號舍。沖了壺茶。自己坐在椅兒上。閉目想道。……這鑽戒決不是外賊進來偷的。因為外賊他決不敢冒昧上這樓上來。這樓不但許多曲路。而且門戶還很繁雜。不定通著什麼地方。即使是外賊。他也須探熟了路徑。然後再偷。但又不能知道那個號舍裏有錢。那個號舍裏沒有錢。這樣。他們作賊的。便不大願意光顧這等地方了。因為費許多時光。並未必準能得到一點兒錢。說不定還被人捉着呢。即幸而得錢到手。學生也沒有多的存錢。也是所得不足償所失的。……既不是外賊。當然是本樓上的人。

偷的。然而誰偷的呢。看門的老張罷。他是多年的老校役。人甚忠誠。決不是他……難道說是同學中有這樣的人麼……真是摸索不着……」既而向奇又自語道。「雖然是這樣說。但我細心查究。怕也不難水落石出呵」……向奇想了半個多鐘頭。也沒有想出個可疑的人來。去問元玉有沒有仇隙的人。却有誰瞧見這個鑽戒來。元玉說是沒有仇人。並說看見這鑽戒的人很多的。記不清了。向奇仍不得要領。只得重回號舍。休息一回。又到球場南邊小山上。去逛了一趟。回來吃晚飯。

次早是星期五。向奇仍是沒尋得什麼線索。

三月初一。星期六早晨。上課鈴搖了。向奇便拋去了一切瑣事。仍專心於功課。到點名後。這班裏缺席的學生。共有二人。一個姓沙的。是因家中有事。已回家一個星期了。那一個是朱情星。並沒請假。據一個學生說。他經過朱某的號舍時。見那門仍關閉着。想是遊蕩晉國去了。教員雖然奇怪。朱情星未到——因為他是個很用功的學生——也沒的說什麼。只把點名簿上朱情星的名下。畫了個叉。到下課的時候。鈴又響了。學生便都回自修室去。自修室裏有幾個頑皮的學生。

便想乘朱情星未醒前去鬧鬧他。於是向臥室而去。到了二層樓上三十四號。便將門輕輕撥開。一擁而入。發聲大笑道：『呵呵。情星——有情的小星。還不起來呵。你要挨兩下了。』無奈情星毫不理睬。仍睡如故。二個頭皮的學生。當即過子。掣去被子。見他和衣睡覺。便拉他起來。不料觸他的手。冰冰冷的。再看他的臉。無半點血色。早是死去的人了。兩個學生都嚇的跑回自修室去。啦。告訴這個。告訴那個。一回兒。都曉得朱情星死在牀上。學監也知道啦。趕緊請了校醫。去驗。一方面當然要報知警廳。向奇在自修室時。聽得了這種消息。心中想道：『好人不長壽。實在不錯的。像情星這人。功課固然是一等一的。才氣不但可貴。行爲品性也是少有的。他的同號汪子狂——現下有事回家去了。——先前是個多們壞的學生呵。於今呢。被情星感化成了個完善的青年了。……聽說情星的未婚妻。還在這地方一個女中學裏讀書。他倆的婚姻。是起於家庭。成於他倆個人的。他倆時常聚談……這事被伊——情星的妻——曉得了。不要痛苦死麼……』向奇幻想了這麼一分鐘。遂放下課本。往三十四號臥室而去。據醫生的查驗。情星確是服了安眠藥水而自殞其身的。並無別的病症。在他身旁又發見了個

盛安眠藥水的瓶子。桌子上有封寫好的信。是給熊玉星女士的。——他的未婚妻。——當學監拿起了這封信的時候。一個學生忽然驚呼道。『唉……那不是鑽戒麼……』把衆人嚇了一跳。忙看驚呼的人。正是前天下午失去鑽戒的張允玉。都看他所指的地方。是在桌子上才拿起信來的地方。那裏確有一個金戒。可是沒有鑽石鑲在上邊。只有一個鑲鑽的殼。學監即忙拿起那個戒指問元玉道。『你怎麼知道是你的呢。』元玉說。確是我的。我的鑽戒。兩端相連的地方。是齊的。而且這鑲鑽的花樣。也很特別。與我的一樣。情星是不喜歡裝飾的。這鑽戒不是我的。是誰的呢。只是那顆值錢的鑽石。又那裏去了呢。唉……』這麼一說。引的許多學生都紛紛議論說。『人真不可貌相。情星這種人。竟也見財心醉。偷了人家的鑽戒。多麼可惜呵。於今他自殺。必是受了良心上的裁判。然而何必出此短見。人就無過。過而能改。仍不失爲完全的人。唉。吾們校裏又弱了一個才人……』一回。他們又互相懷疑的說。『那鑽石到底那裏去了呢。他吞了麼。何故不把金戒殼一塊兒吞下去呢。真是奇怪……奇怪的很。』

向奇這時站在情星用的桌子前。得了學監的許可。在那裏尋求對於偷鑽戒案的反證。他以為

情星決不是那樣的人。況且他家中有的是錢，更不能愛這五六千元的鑽戒。阿然而證諸事情，則又不能無疑。這鑽戒明明在情星的桌子上，向奇在各處尋求，也不見有點可求線索的物件。後來在抽屜裏，找得了情星的一本日記冊，順便插在衣袋裏。學監問他可有什麼眉目，他也只回答了一聲無有。

情星的尸首經過警廳驗查後，便暫且入了斂。學監將情星給熊女士的信，特命校役送去某女中學。又打電報通知情星的家裏。

向奇吃完了晚餐，到號室裏取出那本情星的日記冊翻閱，其中確有提到鑽戒的記事。茲簡錄於後。

……今日買了一隻鑽戒，費了五千五百元。這宗款是父親特準的。我將持此戒，贈給我的愛人玉星……

……我約着玉星今天在公園假山上相會。伊去的很早。我去時，伊說已經待了好久了，但我到的時候，也才到約會的鐘點呵。我將鑽戒取出，給伊戴在指上。伊歡喜的不知怎樣是好了。伊

臉微紅着。而偎倚在我的……

……今午接了伊的一封信。還以為是約我去逛公園的。不料拆開一看。倒使我垂頭喪氣。原來伊信上說。我給伊的鑽戒。昨晚睡的時候。伊取下了。放在牀頭。今早就不見了。……咳。賊也要欺我們兩的嫩柔……

……唔。今日我才明白。天下並沒有真有純愛的女子。古人以楊花水性四字形容女子。誠哉斯言。至哉斯言……像我與玉星。是何等樣的恩愛。不意伊竟欺誑我。說是我贈伊的鑽戒丟失了。唉。伊何曾丟失過。伊明明將鑽戒另贈了伊的所歡——我的情敵——待幾日。我必定取得那個鑽戒。去質問質問伊。看伊怎樣回我的話……

……昨晚得到了鑽戒。今日拿着鑽戒想去尋找伊——玉星。轉念一想。這何苦呢。左右不過這鑽戒作祟罷了。我於是氣的狠。就把鑽戒上的鑽石取下。用小錘打的粉碎。用紙包着。丟在廁中。那金戒想留着。捎給伊看看。令伊明白……我的情敵——可恨的元玉……伊今天又來了信了。拆開一看。知道我這事作錯了。但又有什麼法子可挽回呢——伊

這信不啻是張催命符。而又可說是快樂劑……唉。我有一法了……自己作錯了。於人何尤。這日記中的記事。前半段似乎失鑽案無關。後半段可是不啻是此案的說明書。這顯見是情星的未婚妻玉星。將情星贈伊的鑽戒。轉贈給了張元玉。後來必是情星見了元玉戴的鑽戒。正是他贈給玉星的。便覺情場失敗。後來他乘元玉不在號舍裏時。就去偷取。這日確被偷着了。既得了鑽戒。一時怒氣上升。就將鑽戒擊碎了……但是末一段記事。是怎麼記的呢。他接到了伊——玉星——的信。才說他自己作錯了。到底怎麼一回事呢。這非去問玉星不可……向奇剛待出去。往某女校去找玉星。豈知玉星得了那封信已來了。在三十二號裏。學監也在那邊。向奇進去。得了學監的介紹。便問熊女士說道。『密司熊。這一兩天可不是有信給情星麼。』熊女士很驚奇的說。『前天我確曾給他一封信。但先生……』向奇道。『這並不希奇。那是我情星的日記中。得知密司熊曾給他信來。未知可肯將信中的言語說出來麼。』熊女士漲紅了臉說。『信中無別的言語。只告訴他說鑽戒又找着了。』向奇聽了這話。略現驚色。而仍沉靜的說道。『怎麼說鑽戒失而復得麼。』熊女士回說。『是的。原來那鑽戒並沒有失去。是我放在衣

袋裏。我那晚脫去了那件衣服。放着了。便忘却是在那衣袋裏了。唉。情星實是我害的他。我若不忘却了鑽戒的置放處。沒有說是失去鑽戒。他怎會錯認別的鑽戒。反而疑惑我呢……伊說着。嗚咽幾不成聲。向奇聽了。也幾乎酸下來。一會。伊從衣袋裏取出一封信。授與學監道。『先生。這是他——情星的絕筆。請你不妨拿去粘在衆人注目的告白板上。使別人明白這件事的真偽。』學監就接着信照辦了。

著者因爲欲省點筆墨。所以不將那冗長而哀痛的信文錄下來。只簡括的說兩句。也足夠明瞭此案的了。原來元玉的鑽戒。和情星贈給玉星的是很相同的。所差者元玉的鑽戒。兩端是齊的。而情星贈給玉星的。兩端確是圓的。價錢也相差不多。那鑲鑽的花樣。是一樣的特別。都是在北京一個店裏買的。——這是以後曉得的情星於玉星未失鑽戒以前。也不曉得元玉有鑽戒。更沒有見過。否則也不能出這種事情了。

不上幾日。玉星也飲了安眠藥水而死。真是可憐啊。

向奇因爲這次的探案。雖然是失敗的多。但終不能算全軍覆沒。到底還有幾處得勝。而且這案

子還十分的曲折。他便命我替他記錄出來。無奈費盡思索。終不得個好的題目。末後細想。這件案子。雖然是完全明瞭。而所失去的鑽戒。並沒有得回來。只得着了一個金戒殼。這豈不是偵探的效果。等於個零麼。這樣才得了這個現在用的題目。將來向奇的探案。大約都援此例。我於課餘時。替他記錄罷。

讀社會之花率成四章錄呈鈍根先生 祭政

社鼠城狐擾不甯。神州處處覺羶腥。君家獨握秦宮鏡。照出人間魍魅形。
會萃中原著作才。莊言巽語一齊來。伊誰喚醒支那夢。王粲而今賦七哀。
之子文章誇尚倫。騷壇旆幟樹春申。掃眉才子風流客。都作先生夾袋人。
花前月下。心神接酒後茶餘。笑語親手此一編。消永晝。忘憂堪躡葛天民。

國恥後一日王瘦郎未是草



第十五回

坐深宵孜孜陪膩友

看早課娓娓勸修行

上回書中不是說到曇花在陸家勸慰了陸老太太。當晚便住宿彼處。上樓與道腴略談數語。方擬就寢。突聞後門裝置的電鈴連連抽動。響入樓中。兩人聽聽。沒有用人起身前去開門。道腴便和曇花重新披好衣服。一同下樓。想要去喚個家人。倒是他們臥房多在後面。且道腴又不肯造次闖進男僕所睡的房裏去。此刻天氣還不冷。似乎狠有許多不便。一商量。曇花道。吾向來胆大。我在前。你在後。同到後門相近。問一聲是誰。聽外面答應是那個的聲音。就好明白了。道腴道。不錯。他們開好第二塊的屏門。抄過一條盤弄。等到走近後門。鈴聲又响動起來。道腴略待鈴聲响畢。高聲問道。是誰叩門。

這時節

裏邊動問外邊聞

答道腴兒快啓門

不信下

人多就睡

要兒親自下樓行

道腴回頭看看曇花。道姊姊真有先見之明。聲氣果是我家父。虧得同你下來。

彈簧啓處門移轉。玉手狂拉兩扇門。不料道腴多力猛。

那門直蕩開來。道腴的身體便趁着一股勢。急往後面退轉。曇花正自立在道腴旁邊。險些三撞倒賈千金。

道腴忙說姊姊當心。曇花口裏答稱不妨。他身子早已速行倒退。蓮伯在外站立好久。揷電鈴也覺得手酸。看見後門一開。右脚急急的跨進來。道腴道。父親看仔細。蓮伯問如何家人們都睡熟。我這般的揷鈴。直等你在樓上聽得。方始走下來開門。道腴道。這倒難怪他們。日間叫他們分頭尋找父親。等得他們回來。已近黃昏的了。還有家裏瑣屑事情。弄清爽去睡。辰光亦已不早。故而父親拉門鈴。正是他們好睡。自然不聽見。孩兒陪伴母親。又有個同學朋友在此。說說談談。大家尙未就寢。忽聞後門鈴响。諒必父親回家。因此下樓來問明白了。方敢開啓。蓮伯一眼瞥見曇花立在側首。從前雖是看見過兩次。隔了日久。又在燈光黑暗的區處。叫他一時那裏認得清楚。便問道腴。這位小姐就是你的朋友麼。曇花對蓮伯急忙鞠了一個躬。帮着道腴關鎖上門。一起進內登樓。道腴悄悄語曇花道。姊姊請先睡。吾有幾句話。要與家

父談談。停一歇就過來的。你一個人可要嫌冷靜麼。曇花笑答道。儘管請便。道映隨着蓮伯到樓中間去。講張。曇花先自回到道映房中。自覺神清氣爽。倦思毫無。心想雖說映妹囑我先睡。待我稍坐片晌。等他進來。同時睡眠的爲佳。他就在電燈底下。一只外國藤椅裏坐定。見那邊置放着不少的書籍。伸手便去拿一冊來解悶。翻開幾頁觀看。却是石頭記。曇花隨意把目光注定一段文字讀下去。恰好寶玉鬧着出家。要把項下那塊玉摔碎。他嚇得許多姑娘圍繞攏來。拉的拉。哭的哭。衆人慌做一團。曇花心內既暗暗讚寶玉。畢竟智識高出這班了。頭們萬倍。倘果沒人擋着。真個就此出了家。恐怕黛玉不致早死。與寶釵這番姻事。更亦無自而生。偏偏做書人筆頭上故弄狡獪。好賺後來讀者許多感慨。其實誠屬無謂。曇花仍舊把書放在原處。立起來就在抬子上小茶壺裏倒出半杯茶。豈知呷得一口進去。幾乎就吐得來。你道是甚麼緣故呢。小了頭也被他們今天鬧昏了。本來要開那個錫瓶拿兩前泡的。不知如何開錯了。放在隔壁一個瓶。瓶裏是一種洗頭解用的藥草。葉子却與茶不相上下。那小了頭泡好這壺茶。預備小姐吃的。豈知道映忙着。沒得空到房裏來。自然不消說。更覺無暇前來呷他。偏是曇花口渴。倒來就吃。虧是吐得快。已有少許入肚。滋味真是另有一功的難吃。再把杯子裏看看。顏色鮮明。帶些淡湖色。湊到

鼻子上聞聞。覺得與茶葉完全不同。連忙放下那只杯子。此刻道腴三脚兩步。已走進房來。笑說道。姊姊。如何你還沒睡。曇花道。吾倒要問你。檯上茶壺裏泡的甚麼東西。道腴道。姊姊可曾倒來吃過沒有。曇花道。險些兒肚腸都嘔將出來。正不知裏頭泡的何物。從來吾沒有嘗着這樣難吃的茶葉。道腴道。胡說。好兒的。雨前。怎說到姊姊口中。便會變起味來。我不信。待我嘗嘗看。道腴一摸磁壺的外面。不十分熱。就用嘴唇湊上壺嘴上呼了一口。不覺翠眉微斂。俯下身去。尋着唾壺狂吐不迭。道真有些奇怪。如何茶葉滋味。變成功這種氣息。難怪姊姊疑訝。揭開壺蓋。取出兩三片子。細細察看。不禁說聲阿唷。曇花道。甚麼東西。道腴道。被這個死貨拿錯的。這分明是洗頑癬的藥草。不知你會否嚙下去。曇花道。吾吃得快。吐得快。雖有少許下肚。大概不多。道腴恨恨道。所以了頭們做事。終有點靠不住的。還算姊姊是細心的人。不然胡裏胡塗。若是喝個爽快。豈非要鬧將亂子出來。道腴就要到後房喚小了頭。責打他幾下。曇花竭力勸住。說道。諒他決非有心如此。好得我們沒有吃下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況且老伯伯母剛剛咽下去。你打他。他定要啼啼哭哭。驚動衆人。這又何必呢。道腴無奈。忍耐着沒有發作。乃道。權且饒他。今宵明日必要打的。以後作事好叫他當些心。兩人先後脫衣就寢。曇花問道。現在老伯的氣。恐怕終平了些了麼。

他回府使人也可一般子安心。道：「朕道他方才告訴我說，明日定要派人四處去尋找三妹轉來，不是利刃，就是手槍，叫他自盡了。方覺干淨。吾又未便規勸，明早頂好又要費姊姊的心。若再勸得父親息怒，不須追究，任憑暄妹自由出去。好歹算陸氏門中未曾有這個人。不知姊姊肯勿吝唇舌否？」曇花想了半晌，答道：「朕妹，吾看老伯性如烈火，比不得你家伯母。婦人家心，想終是慈善，勸上去容易得手。萬一我設法相勸，老伯非惟不納，將人奚落幾句，連我也丟臉。這便如何好呢？」道：「朕嘆口氣，便道：『吾想姊姊畢竟客氣。』」的家父未便對你發怒，除了你還有那個可以進言？曇花吃道：「朕纏不過，祇得答應他。明早有可說的機會，無不竭力勸阻，但能否勸得住，全看三妹造化。他兩人略談瑣事，便各自睡着。蓮伯呢？深怪他夫人平日不肯管教女兒，以致釀成不好聽的事情來。是夜更不再進臥房中住宿，就開了一間客人房間，咽在裏面。」

宵來無話厭更長 四壁虫吟韻繞廊 蓮伯愁深難入夢 心潮起伏對蘭缸
五更風雨頻敲竹 衾枕孤單分外涼 起坐夾衣添一襲 銷除睡思自思量
陸門同族支繁衍 家教從嚴少不良 怎說道暄人改志 門楣被玷禍

江鄉

記得他初往滬地。考入學校。吾因鑒於近時女界中人。不修邊幅者居其多數。曾再四力阻。奈藥母與道。腴威說好好兒出去讀書。學堂裏訂有極嚴密的條規。輕易決不放女生自由到校外閒逛。儘可放心托。胆。吾一時相信他們言之有理。便應許他進學校。求些新智識。

如今悔也徒然了。只恨堅持力不强。早晚學風卑鄙甚。肯將嬌女暫離娘。不過話雖如此。一樣像道腴。他何嘗不進學堂。却完全與妹子不同。

性和善 貌端莊 絕少飛言到耳旁 可見得 涇渭還憑人自擇 薰蕕豈是物能匡

聽聽窗外的雨聲。一陣緊。一陣鬆。令人胸中發生無限的牢騷。蓮伯忽然迴想他自己卅年前。那時節還沒有成家。寓居菱湖舅母處讀書。舅家有婢名景星。年十七。雪膚花貌。有傾國之色。一夕酒後。顧而樂之。幾勿克自持。擁婢坐膝上。娓娓私語。舅母見景星良久不出。窺幃潛視。疑婢之誘我。是晚將伊痛加鞭扑。喚乃父來。囑其挈回。得無上天。卽以我此事有虧德行。故罰生道暄。以彰報應。然則道暄的淫行。分明吾

先種了因。方獲這果。斷不宜錯怪他人。胡思亂想。蓮伯直到東方發白。始覺得神致有些疲倦。安然入夢。那邊房裏。陸太太終是牽記着女兒。不知昨晨匆匆出走。耽擱何處。不要因氣忿自尋短見。若果如此。今生我母女非但不得相見。連屍骨都沒親人替他收羅。陸太太想到這裏。剛要睡着。又驚醒過來。今見窗紙上有些亮光。曉得天明在即。不肯再在床上耽延。連忙穿好衣服。走下來先淨手刷牙齒。到中間點三枝香。暗暗通神祝告。然後默誦幾卷高王經。爲愛女祝福。道腴昨日飽受驚恐。後來去尋找父親。走了不少路。下半夜便濃濃好睡。獨有曇花。一聞得後院鷄聲。早已清醒。只聽那道腴廝聲往復。知他昨天辛苦。絕不敢呼喚驚動他。幾回想要起來解手。深怕有了聲響。吵覺道腴。忍住不就起來。隔了一回工夫。見小丫頭輕手輕腳走進來。打掃房間。曇花在珠羅紗帳裏。看得甚是清楚。却不做聲。

見他是 毛帚微揮手未停 粧台揩拭一齊清 細篩隔夕銅壺水 打掃之時不起塵 簾榻衣衫重摺疊 然後把 杯盆洗淨沒茶痕 此刻裏 道腴好夢初回候 錦被斜翻體欠伸 開眼輕呼曇姊妹 這邊稱妹答聲輕 道腴妹 昨朝辛苦宜多睡 你且聽 報曉晨雞尙在鳴

道腴說道。疊姊。你大概睡得不舒服。

合榻兩人難稱意。况吾睡態少安甯。

家母常說我是。

無端熟睡頻翻被。舒臂圈身礙別人。諒必宵來多得罪。累君早醒在床衾。

疊花笑道。其實也不是常常如此。我與腴妹同睡三次。你都是很好的。

或者是。日間勞頓神形疲。睡夢迷離自不禁。語罷疊花身坐起。

你道腴妹。你請再略睡一回。時光尙早。

愚姊是。每日晨興早慣經。

小了頭看見疊花在那裏披衣起來。走近床前。叫聲賈小姐。疊花細細把他一看。倒生得唇紅齒白。臉兒很討人歡喜。頭上覆額的短髮。光滑整潔。因對道腴道。你這個了頭年紀雖小。玲瓏活潑。煞是可愛。上次到你家來。似乎沒有看見他。你幾時買來的。道腴見疊花贊小了頭好。不覺鼻子裏哼了一聲。說道。你來個一天半日。自然看看倒還不差。若留你住個半個月。他狐狸尾巴多要現出來。恐怕送給你。你就要討

厭不肯收領哩。曇花道。吾只不信。難道脾氣不好的麼。道腴道。畫虎畫皮。知人知面。骨子和心肺。豈是輕易摸得着的。吾爲了他。不要說多。足有淘了二三十次的氣。真叫一言難盡。曇花道。聽腴妹說來。他不是玲瓏可愛。倒成了一樁討氣貨哩。道腴道。你這句話是說得一些不錯了。道腴見曇花已在臨窗桌子上洗面。枕頭邊摸出表來一看。將近八點半鐘。想父親不要一早起身。而外邊一走。也便急急忙忙穿好衣服。套上拖鞋。踏下地來。喚了頭去探望探望。老爺太太曾否起身。速來告我。道腴等曇花洗好臉。連忙換了水。自己也揩面梳粧。那小了頭走來報告。說是老爺還未曾起來。太太坐在中樓念經。曇花道。伯母倒喜歡念經的麼。道腴道。家母最愛吃素念經。故而樓中間安置一個佛堂。甚麼經卷倒亦不少。他早上一起身。洗過面。先要裝香念佛。做功課。完畢之後。方始吃早餐。曇花道。然則老伯與伯母不睡在一房間的了。道腴道。足有三年。他們分開住宿的了。好得家父不喜女色。起初有幾個親眷。勸着家母。不可如此。恐怕家父要討小。豈知這庄事情。倒無庸過慮。曇花道。這也難得的了。若然有了姨娘。一家人家。終免不了要多氣惱。腴妹你做人更加難得多哩。老伯好算是明白人。老夫婦合到老。沒有別的花樣。處茲叔季之世。稱得一聲難能可貴。說說談談。曇花道。腴。各人頭也梳好。自有了頭收拾梳具。兩人便過來看老太太。

步近中樓旭日升。鼻邊繚繞妙香焚。見一間。誦經精舍深還雅。潔淨香
花供世尊。寶幢綉旛珠絡索。分懸左右護經文。三杯淨水琉璃映。一個
蒲團禮拜勤。陸太太。功課未完難見客。曇花退出不消停。

道腴道。姊姊我們下樓去吃早餐罷。曇花使依着道腴。壹同下樓。道腴引領他走到那邊。

東廂後半爲餐室。早已安排點膳陳。入內兩人同坐定。

道腴說沒有好點心請姊姊吃。

這不過。家常麵食慢嘉賓。

曇花道。吾與你又不是初次相敘。如何要用客套呢。道腴道。既如此。尙望隨使用些。

自然各自將餐進。那曇花。吃了些須箸便停。只因他。天性食微腸胃薄。

衛生兩字最當心。道腴未免言相勸。

姊姊還請用些。到寒舍做客。似乎非知己朋友的所爲。曇花道。並非存心與妹客氣。

實因吾。多吃之時反不甯。正在言談謙復遜。外邊來了陸夫人。

笑道賈小姐方才你來看我。還有半卷經尙未念完。故不能招呼于你。幸勿見怪。曇花道。豈敢豈敢。伯母起得真早。未識誦些甚麼經卷。陸太太終年的拜佛誦經。苦沒同志。道腴姊妹。多非染了新文化。心中反對。但因陸太太是尊長。究不便阻擋。然而要他們談話之中。提起神佛兩個字呢。這也萬萬休想。今聽曇花倒問他誦些甚麼經卷。陸太太一喜。真是非同小可。說道賈小姐。難得你有善根。肯來問我。後日想你福氣定是不凡。老身早上起來。念高王經十卷。彌陀經六卷。飯後有空。跪誦金剛經一兩卷。消消在生的孽障。巴望百年之後。切勿再墮輪迴。誦生塵世。小姐。你讀書聰明。想想千古以來。許多英雄豪傑。忠臣義士。富貴的帝王。美豔的婦女。等到身後。把那些繁華美境。都化作南柯一夢。

荒墳三尺掩蓬蒿 只落得 玉葉金枝伴鳥巢 剩有那 歲歲清明來祭奠
酒漿紙箔總虛邀

像這些呢。還是一般大人物。結局不過如此。致于陋巷小民。更復有何趣味。

勤勞終日圖溫飽 惡歲相逢骨肉拋 家室不和親友絕 愁窮挨苦正難熬
倒何如 誦經懺悔前生孽 待神佛 指示明燈路一條

紅塵中的福分。不過眼前好看。萬難久享。

須曉得 臨死欲行爲善晚 故吾是 心田恬淡厭塵囂 放生戒殺隨心願

儒遠庖厨聖訓昭 經卷各殊同一理 初無非 明心見性樂逍遙

賈小姐如能看破一切。你們是姑娘家。比老身修起來尤其容易。道腴見娘親把修行來勸曇花。口內說得滔滔不絕。忙道曇花姊姊。昨夜你不是說要見見我家爹爹。此刻他大概起身了。吾和你去和他相見。再遲說不定他有事便要出外去的。曇花辭別陸太太。隨着道腴。走過大廳。一直逕到西面一間書室。瞥見一名家人。自內出來。道腴問道。老爺在裏面麼。家人答道。小姐。老爺就要出去快了。道腴急急領曇花進內。好讓他設法勸解父親。

道腴攜友進書廳 蓮伯心疑爲甚因 到此曇花稱老伯 鞠躬聊把禮來行

蓮伯是 說聲請坐微還禮 舉目頻看賈女身 禮數週全人不俗 十分

嚴重是端人

道腴叫應了父親。同着曇花坐在一旁。蓮伯昨夜少了關。雖然勉強起來。精神還是困倦不堪。他本想措

把面就要出去尋訪友人。祇爲有人托他寫的一個扇面。一時忘記置放在何處。東翻西翻。尋了半晌。却沒有找到。而且這個朋友。目前有事。須往漢口。蓮伯應許他就帶給他的。正在自恨記性不佳。隨便甚東西放的時候。記得很清楚。隔了兩三天。便模糊再也想不起來。忽見道腴同了一位昨晚看見的女朋友。到他書房。見他心中便覺得不十分快活。

免不得說聲請坐休拘禮。難得光臨到舍間。小女菲才需友助。他山攻錯足歡顏。曇花謙遜言稱謝。謬讚多蒙實自慚。腴妹品端兼學粹。當年名譽冠同班。

蓮伯見曇花稱善道腴。觸動了無限的愁悶。

恨道暄太胡爲。甘混泥塗辱父顏。仰首視天心似碎。背人老淚當珠彈。

曇花早識其中意。慎重開言替解煩。

想老伯年尊。亟宜隨時珍攝。以慰腴妹等愛親微意。昨日嘗聞老伯偶被飛言所誤。與道暄妹幾傷父女之情。曇花不敏。敢進一言。非爲暄妹做說客。實欲老伯維持家庭。毋爲一般佞人利用。不知老伯得無責豐干饒舌否。蓮伯聽曇花說出幾句話來。狠是體貼人到極點。早已佩服得極。便道女士有何見教。愚甚樂聞。後來曇花若何相勸蓮伯。蓮伯是否容納。

留待下回儂再說。此時權把筆來收。

五 千 年 秘 史 大 觀

● 珍秘名貴之史學絕作

我國自古迄今政治上之異聞宮闈中之豔蹟社會之隱微瑣屑凡屬於香豔之流者類皆別饒趣味願散見諸家著作漫無統緒閱者苦之本書上起三皇下迄清末搜羅巨細不遺採書至千餘種備一編直可抵千餘種書籍洋洋乎洵大觀也卷目列下

- △三皇紀秘史
- △五帝紀秘史
- △陶唐氏紀秘史
- △有虞氏紀秘史
- △夏紀秘史
- △商紀秘史
- △周紀秘史
- △秦紀秘史
- △漢紀秘史
- △三國紀秘史
- △晉紀秘史
- △南北朝紀秘史
- △隋紀秘史
- △南朝紀秘史
- △北朝紀秘史
- △五代紀秘史
- △唐紀秘史
- △元紀秘史
- △宋紀秘史
- △清紀秘史
- △明紀秘史
- △附太平天國秘史及洪憲秘史

● 全書洋裝六册 ● 附贈滑稽二册
● 共裝錦盒一只 ● 定價大洋四元

◎ 上海四馬路 大陸圖書公司發行 ◎

寫情 秘記 閨秀相思記

□ 香豔妙品

□ 女界創作

書為吳門某女士未嫁以前所著。為思念婚夫紀實之作。一往深情。纏綿無盡。完全閨思女口吻。不泛不膚。無詞不豔。入情入有語皆香。與其他言情著作迥乎不同。洵品也。

洋裝一册 定價四角

上海四馬路 大陸圖書公司發



社會趣聞

卿須臾

●粧奩中之三百雙

鞋子 (奉天)

▲吁嗟闊兮

張作霖次子與姚啓元之女結婚。各報均有記述。聞大禮辰男家送去禮物。共有衣料二十餘箱。首飾百餘盒。滿裝汽車十輛。價值約在

三萬元以上。聞女家所配之粧奩。

僅各種鞋子。已有二三百雙。其他

各物。可以想見矣。

●無獨有偶之大頭

(浙江)

▲可惜出世就死

浦江縣南鄉城頭地方。係崇山峻

嶺中之大村落。住民約百數十家。有陳某之婦。近產一奇胎。頭長五六寸。二手四足。墜地時。尚能啞啞而哭。不久即死。誌之以為研究生理者參考也。

●學養子而後嫁

(山東)

▲賠了夫人又折兵

太安縣城東劉家集劉夢九之女。年屆花信。思春情切。與同村孟愷之子暗度陳倉。非一朝夕。陰陽相合。遂結珠胎。月前腹大如鼓。該女假稱積症。劉不之疑。詎瓜熟蒂落。

●先行交易 (北京)

▲擇吉開張

突然分絕。女隱無可隱。劉妻提問。奸夫誰氏。女歷述端末。途逼女懷。嬰往孟家。孟愷素稱健訟。以事無左證。敗人家聲。非控劉賠償名譽。不可。劉惶恐。託人調處。將女配與孟子。孟又堅不承認。嗣劉津貼肥田一畝。孟方允。當衆立券。即日補行合登焉。

(江蘇)

繼室。詎結婚前數日。吳女忽抱哮喘症。乃由秦攜至滬上醫治。借宿旅館。先行交易。迨交媾時。秦之陽具痛不可忍。微受損壞。乃亟作歸計。央紹介人離婚。並於茶肆中揚言。一時傳為笑柄。吳女家族以秦和尚破壞名譽。有礙終身。要求養老費六百元。否則訴諸法律。嗣經魯仲連者調解。仍由秦和尚如約娶回了事。

青浦南橋秦和尚。憑沈成浦之妻介紹。聘定佛閣北首吳姓之女為

按此段實在想不出一個適當的題目。只得以「？」代之。

北京離城五里地方。有一陶姓家。道小康。僅生一子。將及成人。陶以男大當婚。乃定西村李姓女為媳。人頗秀麗。且工女紅。惟以兩家相隔非遙。出入常遇。是以不相避忌。繼更漸次往還。陳倉之事。在所不免。于是兩家情急。乃擇日為其結婚。是時高搭彩棚。鼓樂喧闐。遍接諸親六眷。參與其盛。孰知喜極臨頭之際。呱呱之聲。忽達於耳畔。賀

客不勝駭異。而新郎方不慌不忙。出向衆曰。此子本我所生。何奇之有。蓋三年前。彼此間已有所接洽矣。衆聞之。哄堂大笑。羣相慶賀焉。

●笑

(吉林)

▲奇怪的傳染病

哈埠近日發生一極奇怪異病症。初得時若霍亂轉筋。不吐不瀉。兩腿曲灣。不能伸直。時發大笑不止。越一二時即愈。未幾仍犯。據言不疼不癢。有令人不能已於笑之情形。此病對於青年婦女傳染極速。

且均係土娼云。

●女子變男

(山東)

▲雌伏曾經十六年

歷城東鄉曹官庄有郭連海者。務農爲業。夫妻均已五十餘歲。膝下無子。有三女。長次皆出閣。三女現年十六歲。尙未字人。老夫妻時有膝下猶虛之嘆。家庭之間。爲之不歡。郭妻於是迷信心生。終日燒香磕頭。非供泰山娘娘。卽奉送子奶奶。亟盼天上麟兒再世。以續香烟。此乃鄉間風氣不開。舊村婦之一

種信神迷鬼之習俗。本無足怪也。

而豈知事竟有出人意者。郭之第三女。竟于舊歷年前化雌爲雄。據友人云。余與郭連海素識。郭家頗稱小康。其三女余亦曾親見之。容貌秀麗。纏足極纖小。雖荆釵布裙。固儼然一鄉村間之舊美人也。舊歷年前十四日。伊家適有其中表姊妹行來探親。其母留之住宿。晚間卽與郭女同榻。一宵晚景。始知郭女雌而雄也。當卽報其母。母不信。驗之果然。不覺驚喜交集。於

是轉報伊夫。尤喜出望外。旋即擇樺甸縣南街煎餅鋪主王治平之。馨石南郭大橋地方住戶劉和者。日遍請親友。親友以事頗離奇。無母。年五旬有餘矣。舊歷正月十二。不登門賀喜。藉以瞻此。廿伏十六。日夜間。其子與友人方作菓子戲。年之雌而雄者也。是時余亦好奇。屋中燈燭輝煌。瞥見其母從炕上。心切。不辭跋涉。由城往曹官莊郭。躍下。大聲呼好厲害。其子聞聲。急。宅賀喜。見該女已剪其髮。放其足。起撫問。據云。適從門進一偉男。面。向日之未出閨門之弱女。今日一。色青黑。怒氣勃勃。口啣尺許利刃。變而爲美男子。若不事前預知。余。一手遽揪余髮。向下批曳。余即。亦幾不相識矣云云。昏暈。不知人事。衆視之。假髻一盤。果然落地。該媼嗣亦平復如恆。

●老媪無故障髻

(吉林)

●老少換妻

(吉林)

時。即將兒妻接到家中。向有禽獸。之行。乃於去歲竟又互相兌換矣。

▲或係神經作用

▲一羣獸類

徵求投稿

本旬刊已得常代諸大名。家。慨任撰述。仍求海內宏津。隨時賜教。以匡不逮。其或

讀者諸公。雅興所至。揮寫數行。以示鈍根。尤為歡迎。敬當分別刊布。藉廣流傳。來稿不限體裁。不拘新舊。詩詞歌曲。筆記小說。以及圖畫照片。(社會趣聞亦屬筆記之一種)均所需要。酬金多少。悉遵來示。有不愛酬者。亦請自行聲明。敝處拜領盛情。別圖報謝。作者姓名住址。下乞示明。以便通信。惟來稿除一萬字以上之長篇外。恕不寄還。(附寄郵票及自行開列姓名住址之函封者不在此例)倘祈作者先自留稿為幸。(稿寄上海白克路九如里黎實社收)

鈍根拜啓

廣告刊例

特等	四拾元	全面刊費	半面刊費
頭等	叁拾元		
普通	二十元		
			拾二元

★ 究必載轉有所權版 ★

中華民國十三年七月五號初版

社會之花 第一卷 第十八期

實售大洋壹角

編輯主任 王 鈍 根

出版者 蔡 青 社

發行者 大陸圖書公司

印刷者 大陸圖書公司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五〇八號 大陸圖書公司

電話中央三三五號

(定價及郵費表)		每十日出版一冊	普通號 每册一角
全册六册	半册三册	冊數	特刊號 每册一角五分
大洋三元八角	大洋一元九角	價目	本埠 國內郵費 香港澳門
			日本郵費 郵匯各國
			一角八分 七角二分
			三角六分 一元四角

介紹德醫王叙才

德醫王叙才先生為同濟醫科大學高材生實習於寶隆醫院多年天分既高學識並富而經驗尤多非常醫可及茲特懸壺上海白克路聚興坊應診鄙人等佩其診斷精確手術敏捷敬為介紹於全國病者診例如下

嚴獨鶴
介紹人王鈍根同敬啟

周瘦鵑

診例 時間 專治 附例

門診一元號金二角
出診五元號金四角

門診 上午十時至十二時
下午三時至五時

出診 下午五時至八時
急症隨請隨到

內科 外科 皮膚科 花柳科 婦科
產科 小兒科 眼科 耳鼻喉科 等科及
一切疑難雜症

一切注射及疑難割症其手術
費面議 貧病不計
拔號倍費

診所 電話 白克路聚興坊
西四八〇七號